

武當劍俠傳



武俠  
小說

# 武當劍俠傳

〔卷十三〕

第一百八十七回 東方猛炸營談鬼兵 賽存孝禦敵避妖術

話說那玉面瘟神劉道綱 向混世魔王馬道風一問 問了個張口結舌 勉強答道實業

你不知道他是來者不善 善者不來 我們去打他是一個樣子 他竟敢來打我們 又是

樣子 賢弟既然如此說法 我們就免與他們見上一陣 也不要緊 劉道綱聽說大喜道

呀 憑我弟兄二人也不會一時就敗在他們的手裡 免被人家圍起城來 還得營壘守禦 我

最怕的是那個樣子 被人束縛 不得自便 二人遂商議 着將人馬調至城外 在路口上

雙營下寨 一面防堵旱路 一防扼守大江 專說東方猛文彖二人率領五千先鋒隊 其中還

有還有他二人挑選精壯 各自練了五百親兵衛隊 東方猛的五百人都是鐵盔鐵甲 黑色戰

袍 黑色的旗幟 上邊繡着一隻豹貓 就叫做豹貓隊 全都使的是鈎鏢長鎗 文彖的五百

人 全是銅盔銅甲虎皮戰袍黃色的旗幟 上邊繡着一隻飛虎使的作飛虎兵 全都使的是

大斫刀 這一千人是他二人親自挑選訓練的 無不以一當十賊人裡邊也都知道 這豹貓隊

飛虎兵的名稱 題起來沒有不怕的也真可為一技勁旅 當時東方猛文彖二人 率着先鋒

隊風馳電掣的一般 往萬縣而來 相離不遠 早有流星探馬報道賊人馬道風同着暨道綱方

人率領賊人一萬，正在那水旱兩路的要道口下，安設營寨。距此不過二十里之遙。東二猛傳令停止前進，也尋找地勢，依山坐水，安營下寨，看着那西邊山頂之上，日色已上松梢，轉瞬就是黃昏時候。東方猛傳令向前，遠派斥候各處，均加帥戒，全軍人等皆不准解甲道鞍，都要枕戈抱劍而眠，因為初到地，敵情尚不清楚，不得不格外小心。都吩咐已畢，到東方猛與文彖二人，在中軍大帳之中，商議明白，還是先行進攻，還是等接應隊與水師趕之後，再行前進呢？文彖道：賊人既然敢離開他的巢穴，向前迎戰，必是有恃而不恐，而且他的兵馬，較比我們多着一倍，並聽見說馬劉兩個是妖人于定一的徒弟，門生熱也會術法，依我看，不如大家等齊了，再與他見陣，是個安全主意。東方猛聽罷，點頭讚成。二人又談了一刻心，天已不早，方要安寢，原來他兩個武藝能為，不差上下，是惺惺惜惺惺，質相投處的非常的和宜，情同手足一般。行軍的時候，二人又總在一起，所以他兩個住在一座大帳棚裡邊。當夜二人談話，看看將至三更，方要歇息，猛聽得外面衆兵一齊大吼，緊跟着嘈雜亂叫，又有兵刃交加的聲音，二人大吃一驚，以為是賊人前來偷營劫寨，跳起身來，各提兵器，走出帳來。黑暗之中，看不清楚，只是各營前面黑牙牙亂烘烘的，之大片，並有丁丁當當使用兵器交手的，還有相對揮拳踢罵的。東方猛仔細一聽，十分詫異，全是自己的聲音，而且外邊並不見有人進來。此時惟有那鴉，緋飛虎兩營，究竟是自己親手所練的，仍然

是絲毫沒紊齊齊整整排列在中軍帳的兩旁。東方猛看情形，心中有幾分明白，遂大喝一聲道：「不准亂噓！」各歸本位站立。聽候命令這一聲之後，立時停止也不亂了。東方猛喝令點起燈火，與文彊二人分頭查點。既不見賊人的踪影，又不見有奸細混入，追究根底，全是自己人對打問其所以，是怎麼樣鬧起來的。大家也說不出個緣故來，只說大衆全正在睡的好好的，猛聽的一聲怪叫，大衆驚醒也隨着喊叫。糊裡糊塗便牽起手來，又追問究竟是誰先叫的。查了半天，方查出是由前營先起的，問其爲何喊叫，原來是大衆都正在睡的很沉的時候，有一個兵出來解手，猛然見對面來了黑牙牙的一片賊人，約有上萬的人，直向營中撲來，看的非常真切，那裝束確是賊人的打扮，都撒散着頭髮，赤着腳來的，只是看不清面目，聽不見走路的聲音，眼看着殺進營來，趕不及報告，我便大聲的喊叫，那知道大家接聲怪叫起來，於是全營都從睡夢中驚醒，亂竄出來，還都看見那羣賊人，遂紛紛的交起手來，再仔細看，原來都是自己人，那羣賊人知道向何處去了，及至下停止的命令，大家方纔明白過來，東方猛聽罷，默然不語，也不再追究，便令大衆以後再有賊人前來偷營，各營的人不准亂跑亂走，也不准喊叫言語，一齊集在營前，持兵向外等候命令，有亂動亂嚷的以軍法從事，吩咐完畢，遂令各自回營休息。東方猛與文彊二人，也回到帳中，文彊見東方猛臉上顏色悶悶不樂，遂問道：「我非是賊人的法術，故意前來擾亂不成？」

方猛搖頭長嘆一聲道：「這並不是賊人的法術，若是賊人使的，爲何一個人也不傷呢？」見聽得的我悟塵師父說過：「當年在未開長毛之前，今肥一帶，到天色一黑，山村裡邊常看我過兵，也是人喊馬嘶，威著隊伍一過就是一夜。」劉大日天明一看，地下全不見腳跡，夜腳聽那聲不止幾萬人的樣子，再向前後村莊去打聽，都說沒聽見，也沒有見過來。後來有胆子大的人，偷着由門縫裡觀看，只見也同真隊伍一樣，祇是出去不見了。這個村子聽見那個村子更甚麼也沒有。那個村子聽見這村子裡便是甚麼也沒有。過的時候，彷彿有幾十萬人的樣子，這叫作過陰兵。日子不多，長毛起手鬧該地了，將那附近殺的雞犬不留。後來在營盤之中，也鬧過多少次。半夜裡忽然看見由遠處了許多的人，撲入營內，立時全營的兵怪叫一齊動起手來。及至明白過來，方知道對打的全是自家人，但是雖拿着兵器交手，也傷不了人的。還有一次有許多的人，全看見來了一枝兵，約有好幾萬，到了跟前仔細一看，全都沒有頭，嚇的那些兵怪叫起來。鬧的全營大亂，這叫作陰兵偷營又叫作炸營。總之不是甚麼好兆候，應在要大殺大戰多有死傷，但不知道應在邊一邊，須有一邊滅絕的，決不能兩存並立。文彥聽東方猛說完，很覺奇怪。二人差嘆了一番，遂各自休息。次日下令禁止傳說昨夜見事情，只說賊人來偷營，被我們擊退，等到晚間，凌霄劉蓉東瓊率領接應隊趕到，水師前隊也隨後趕到。江邊已與展翼凌霄飛霞江濤涵江劉玉美文玉

大家一齊見面 會商進攻之事 議定先由陸帥與他見陣 水脚跟在江邊協助 凌霄道 聽說兩賊都會 法術 我們預先準備 遂將玉白帝城下 由於使用汲筒打破法術的事 說了一遍 大眾聽得 便請干預備一千汲筒隊 以便破他的異術 次日一早 東方猛文豹劉六玉瓏三員勇騎 率領三人馬五 並帶着那一千貔貅隊飛虎兵 向前進發 凌霄率領一千汲筒隊 跟隨在後面展翼雲等也帶着船隻 沿江而上 相離不遠 便見賊人早已列陣以待 東方猛用手中的方天畫戟一揮 三千人馬遂即變作二龍出水的陣式漸次前進 雙方壓住陣脚 大家立馬觀看 見賊人約有五六千人 大旗之下 站定兩員主將 那黑臉的 生的十分兇惡 一張大長臉 兩隻小眼睛 偏鼻子 凸着一張大長嘴 兩朵壓耳的黑毫 如同豬宗一個樣子 正是那混世魔王馬道風 現已換了裝束 只見他頭戴一頂象鼻子兜鍪盔 身穿烏油鐵版甲 足登牛皮戰靴 坐下一匹驢馬手中提一口九口八環鏢齒飛鏢大斫刀 背後背定一桿三角斜尖八卦皂旗，那一個生的是俊品人物 面以桃花 濃眉細目 尖鼻子 薄嘴唇 猛一看十分俊秀 觀看他眉梢上挑 鼻尖下鈎 眼角嘴角 都微往下垂 帶出一種殘狠毒之相 只見他頭戴凌霄金冠 雙插尾雉 身穿魚鱗細鎧 大紅蜀錦的戰袍 足登二挖澄虎頭戰靴 坐下一匹赤兔馬 手提一條爛銀槍 馬鞍轎旁邊 懸掛一隻短把銀釘狼牙棒陣這是那玉面瘟神劉道綱 由背影看出 有點像劉玉瓏 當時劉道綱便催馬出陣 對着

守的兵上挑戰。劉玉瓏催馬向前道：「我先去擒此賊人，遂催動坐下的赤炭火龍駒，分開手中雲一對四尖槍，直奔疆場，相離切近。劉道綱用槍一指，大喝來將通名。玉瓏答道：「俺乃臂哪叱劉玉瓏是也。你這賊人叫甚麼名字？」劉道綱怒道：「你家教總爺劉道綱，綽號人稱八面瘟神。我看看你相貌生的倒還不錯。你若投降我們神聖教中，我於教主駕前保你作一玉總教。玉瓏喝道：「胡說，你們這種邪教，焉能處事。再者你就是玉面瘟神，久聞你作惡多家，塗毒百姓。今天是你惡貫已盈，特來取你的性命。劉道綱大怒道：「你太不達時務，好言端勸於你，你反出口傷人。看本教總爺擒你便了。」說罷，催馬擰鎗直取玉瓏。玉瓏用左下相槍一撥，右手前槍照他腰間直刺過來。劉道綱收槍來擋玉瓏右手的槍。玉瓏左手的槍手的轉又往他面門直刺上來。劉道綱將頭一斜，躲將過去。兩馬一錯鎗之間，玉瓏的雙槍齊一，他的雙槍，本有四個槍尖。你若用兵器一撥，他的槍便轉一轉，裏邊的槍尖又直刺出來。使雙槍的人，手腕非常靈活，轉起來，勢如車輪，四面都可傷人。這種兵器非常難出，要學便學好了，也甚難學架。自古以來，能用這種兵器的人真少。這是那紅袍道人看劉玉瓏蜂腰猿臂，性質聰明，使用雙槍甚為合宜，故將絕技傳授於他。當時劉道綱被他殺的手忙脚亂，你亂左邊一撥，他左邊便一轉，就勢即刺出來。你向右一撥右邊一轉，也是就勢刺出來。一條槍難以抵當四個槍尖。劉道綱無法，伸手將那釘狼牙棒扯出來，兩

般兵器方能支架 只見他二人殺在一處 四條雉尾 空中飄蕩 兩匹紅馬 八蹄翻飛 二人儼然是一對 兩軍陣上的人 都看的眼花了 分別不出來 他兩個都是束髮冠雙插雉尾 一個是大紅緞子戰袍 一個是紅色蜀錦戰袍 一個騎的是赤炭火龍駒 一個騎的是赤兔胭脂馬 恰似兩朵紅雲翻滾 一雙彩蝶紛飛 二人大戰了五十多個回合 尚未分來勝敗 此時那混世魔王馬道風 看劉道綱大戰八臂哪吒劉玉瑞 雖可勉強支架 終覺力弱一點 總是招架的時候多 還手的時候却少 他也忍耐不住 催動坐下戰馬 掄起那口九耳八環大砍刀前 來助戰 官軍陣上惱了文彥 手提鐵錘 催坐下的花斑豹 直衝出來 上前截住了馬道風 馬道風一看 由官兵隊中跑出一人 面黃肌瘦 骨瘦如柴 身體又短小又單弱 頭戴一頂虎頭盔 二龍鬥寶的金抹額 身穿虎皮金錢甲 腰束黃金獅蠻帶 足登虎爪作的靴 跨下一匹花斑豹 手中提着一根奇怪兵器 是一隻很大的大手大姆指與中指四指三個指頭 屈回來橫握着一管大鐵筆 二指與小指向前一直的 伸着後邊一根長桿子 約有臂粗細 馬道風看罷 心中奇怪 不知道叫甚麼名字 但是看文彥的樣子 如同得了多少年的勞病 就要上床的殘兒 馬道風不由的哈哈大笑道 我看你這個娃娃 童子癆已竟成功了 還不快回去好好的養病 多活幾天 你跑出來作甚麼 文彥一聽大怒道 你等休要胡說 文爺今日特來取你的性命 你可是那惡魔馬道風嗎 馬道風答道 然也



你這病孩子叫甚麼名字 既然知道本教爺的利害 放你一條生路 趕快回去養病 換一個沒有病的人出來 文彥道 你要問你家爺爺 就是鎮八方賽存孝的文彥 馬道風聽說心中暗想 文彥是有名的勇將 爲何這個樣子 莫非是假冒的？遂喝道 小孩子浪得虛名 看本教總爺擒你 文彥見他那種大言不慚 目中無人的神氣 早就怒不可遏 遂催馬掄掬照定馬道風當頭就是一下 馬道風見他來勢很猛 兩手橫着大刀用力向上一架 只打的當得一聲響亮 火星子亂暴 馬道風的兩臂一灣 幾乎落在頭上 咬牙拚命的撐住 兩手的虎口業已震開 兩臂麻的亂抖 在馬上幌了幾晃 險些兒掉將下來 再看那個大刀桿子已被打彎成了個弓樣子 雖然這頭一下子勉強支撐過去 但是人也完 兵器也壞了 那裡還能再戰 馬道風哇呀怪叫了一聲道 好利得傢伙 攆馬便走 文彥催馬由後追來 看看到要追上 馬道風急了 回頭對着文彥一張嘴 噴出一道黑氣來 裡邊彷彿有一顆黑球子一樣 直向文彥的面門打來 文彥喊聲不好 急忙將頭向下一低 只聽得拍查一聲 正打在天靈蓋上邊 將那金抹額打了個粉碎 文彥覺着眼前一黑 坐不穩鞍轡 翻筋斗摔於馬下 馬道風哈哈大笑道 娃娃 你的英雄何在 這時候他的大刀 幸虧被他打彎了 不能使用 扔了大刀 方要抽腰間的短刀 下馬取文彥的首級 猛聽得一聲喊叫 猶如半空中打了個劈雷道 妖人休傷吾弟 某家來也 把馬道風嚇了一跳 抬頭一看 如同一朵黑

雲一般 如飛而至 馬道風再下馬來 文彥此時已被那五百飛虎兵 飛跑出來 搶救回去  
馬道風再看來將 如同一座鐵塔 坐下烏騾馬 手中挺着鎗口粗細的混鐵點鋼方天畫戟  
原來正是東方猛 他見文彥被邪術打下馬來 他急忙催馬 如同旋風一樣 將文彥搶救  
去他也不答話 擰戟照馬道風便刺 此時馬道風手中沒有長兵器只拿着一口短刀 他想用  
短刀來撥 那方天畫戟用刀一撥如同蜻蜓貼石柱的一樣 那裡能撥的動眼看就要刺上他賊  
了聲不好 身體由馬上拚命的向下一滾雖然躲過那一畫戟 僕通一聲摔在地下東方猛回戟  
方要下刺此時馬道風在地下心中暗想 我的時運不濟今天這兩個利害傢伙怎麼全叫我遇着  
了 他看東方猛要回戟刺幸他的危險正在呼吸之間 也顧不的爬起來躺在地下 便將口一  
張 又將那黑珠噴出來 一道黑烟 向着東方猛的下額打去 東方猛知道他的邪術利害  
早就留神 見他在地下躺着 便又噴出黑氣來 東方猛用手一按鞍轡 騾的一聲 由馬上  
斜着縱出三丈多遠去 落在地下 展翼雲看見馬道風將文彥打落馬下 他一躍上岸 用陸  
地飛騰的功夫 跑將過來 正赶上東方猛也由馬上礙於地下 展翼雲道 此人法術利害  
待我來擒他 東方猛答應 拉過烏騾馬 跳將上去方要轉回本隊 看他師伯對付這個妖人  
此時劉玉璫那邊 也發生了變化 原來與劉道綱二人 大戰了五六十個回合 眼看着劉  
道綱有點支持不住了 但是劉道綱怕丟面子 不肯敗下陣去 勉強撐持 劉玉璫已看出他

的弱點 遂將雙槍一緊 槍花一變 劉道綱心中一慌 早就肩頭與大腿上中了兩下 幸  
鎧甲護身 未受重傷 他自知不是對手 再撐下去 恐怕要吃大虧 遂撥轉馬頭 平地刮  
起一陣怪風 裡邊跟着許多的毒蛇 向官兵陣上撲來 劉玉璫見賊人使用法 不敢追趕  
跑回本隊 劉道綱用槍一招 賊人們隨着風聲喊殺上來 展翼雲尙未與馬道風交手 便  
見賊人使用法術 也只得向後退去 官兵們向兩旁一閃 凌霄的汲筒隊 赤赤的打將出來  
立時晏然將風息住 不意馬道風伸手由背後拉出那杆小黑旗來 一晃一翻功夫 都被黑  
霧罩住 官兵吶喊一聲 向後敗走 賊人乘勢殺將上來 大家一看 沒有法子 只得且戰  
且走 跑出四五里路去 方纔看見天日 這一陣官兵傷去了很多 文彖又被打傷 吃虧不  
在小處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八回 悟塵設伏大敗賊衆 文彖鐵槊打死妖人

話說混世魔王馬道風 由背後抽出那杆黑色八卦旗來 拿在手中 祇搖了幾搖 忽然間晦暗  
起來 如同用鐵鍋蓋起來的一樣 一霎時黑的對面不見人 伸手不見掌 把衆人悶的昏昏  
眼花 氣逆起來 凌霄帶着汲筒隊 因爲向四外看不明白 雖然瞎打了一陣 也不見效力  
黑霧是越聚越濃 賊人越逼越近 四面喊殺之聲 勢如潮湧 官兵此時已失迷方向 被

困入陣中一樣。堪堪的就要束手遭擒。展翼雲看着情形危急，無法挽救，只得將臂一搖，放出那口斬妖劍去。赤的一聲，一道白光，飛起到半空中，看樣子形如一隻大壁虎，四足長尾，穿透那黑霧，在空中迴旋轉折，其白似雪，其亮似電。官兵們被這光一照，方分辨出路徑來。東方猛劉玉璫凌霄三人，急忙率領官兵向東殺去。殺的那些賊人紛紛倒退，方閃出一條道路來。東方猛等且戰且走，展翼雲隨後，那口斬妖劍在空中縱橫揮霍，把黑霧給照化了許多。雖然如湯激雪，只是不能完全消滅退淨。又看不見妖人馬道風的本人，在甚麼地方，只得隨着向後退出四五里路來。總得看見天日，賊人便見那斬妖劍利害，也不敢深追。官兵退出來之後，東方猛查點人數，傷去了足有兩千之多。水師見賊人妖法利害，未敢上岸，卽刻便退將出來。倒還有傷人，東方猛劉玉璫等急回營寨。江氏昆仲與劉玉芙、文玉蓉也全來了。看望文彥的病，到了營中一看，文彥兩眼緊閉，牙關緊咬，面如紙色，青而帶白，直挺挺的躺着。人事不醒，如同死人一樣。大衆看見這個樣子，同都落淚。展翼雲道：「真莫發慌，看一看若果沒有氣絕身死，我那裡還有師父給的丹藥，未知能救否？」大衆聽了，全都閃開讓翼雲上前觀看。只見文彥閉目停息，天靈蓋上一片紅腫，翼雲用手指輕輕的摸了一摸說道：「幸虧抹額，未曾打傷頭骨，不然將天靈蓋還要打碎了。遂命人取水來，由豹皮囊中拿出兩粒紅丸，文玉蓉上前將文彥的牙搗開，先灌下一粒去，遂後化開。」

一粒 敷在傷痕之上 過了一刻 眼看着文豹的面色 漸漸的轉回來 頭上的傷痕 也全平復 呼吸慢慢的也有了 只是兩眼不睜 依然昏迷不醒 大家看着雖不哭了 只是急的無法叫炮起來 正在束手無策 忽有門軍來報道 說燕真人同着一位紫面紅臉的和尙來了 大家聽說大喜 一齊迎接出來 便見燕穎之同着的那位和尙 頭戴毗盧帽 身穿大紅烈焰袈裟 手持一條九環純鋼的禪杖 高腰布襪 薄底開口僧鞋 左肩掛着一個長長的包裹 面如紫玉 虎目濃眉 猿臂熊腰 直鼻方口 展翼雲東方猛二人看見 跑上前去 行禮拜見 一個口呼舅父 一個口呼恩師 原來來的正是那護法禪師悟塵和尙 由五台山到了大營 知道前方有事 遂約同穎兒一齊前來 大家都相見過了 又問超凡祖師的平變 東方猛又拜過燕師父 穎兒也拜過師兄 於是衆人向中軍大帳內相讓 東方猛剛要將戰敗的情形報告二位師父 悟塵擺手道 不必說了 我已盡知 現在文豹病在何處 先將他喚醒 我們再談罷 劉玉瑞文玉蓉聽得大喜 卽刻站起身來 在前引路 到旁邊一座帳棚裡 一看文豹 此時已同好人一樣 只是昏睡不醒 頭上的傷痕 全都平復如初 悟塵回對頭翼雲說道 你的丹藥已將他的傷完全治癒 只是他中的邪術 那是丹藥所不能治好的 遂叫人取了一杯淨水來 悟塵倚了禪杖 將水接在手中 含了一口水向文豹臉上噴去 只將文豹打了一個寒戰 二目睜開 翻身坐起 見有許多人圍着他 甚爲發悶 文玉蓉便見

他被妖人打落下馬之後東方猛捨命將他救回。翼雲用丹藥先治好他的傷痕。悟塵用術將他救醒的情形詳細說了一遍。他這才明白。跳下床來。先拜謝過悟塵禪師。然後謝過了翼雲。東方猛又拜見過燕穎兒。他已覺着平復如初。咬牙切齒。誓報此仇。大家仍到大帳之中。悟塵說道。賊人以爲文將軍受傷必死。恐怕他今夜要來劫營。可以趁此機會。斬這兩個妖人。奪取萬縣的城池。悟塵便讓燕穎兒下令。穎兒笑道。直至今日你這佛駕才肯前來。既來了。還想脫懶。那可不行了。悟塵道。並非我偷懶不來。因爲賊人們妖術厲害。我在山中也稍有準備。白道友去的時候。我才預備完畢。緊跟着就趕了來了。還算懶嗎。穎兒笑道。得了得了。請你下令罷。悟塵也笑着道。一聲有偈了。遂向凌霄說道。凌道友。請你率領一千人。順水路乘船偷偷的上駛。看見賊人東來。你便繞過賊營。一直的去取萬縣城池。令江濤江涵各領水兵五百。用船送凌霄上駛。然後登岸襲取賊人的營寨。放火燒他。將賊殺散。便去接應凌霄。令呂飛霞帶領水師。掃清江面。收捕賊人的船隻。佔領江岸。策應萬縣城裡。令展翼雲劉玉瓏二人。各領弓弩手二千人。埋伏營寨的左右。聽得賊兵來到。中了埋伏。便一齊向賊人開放火槍弓弩。令東方猛文彥二人。各領兵丁一千。埋伏在要路口上。等賊人敗退回去。截斷他的歸路。再殺兩個妖人。到那時候我同燕師父自來接應。你們令劉玉芙文玉蓉二人。帶領一千汲筒隊。藏於前面樹林之中。等賊人進攻。

必要使用妖術 他們將要中埋伏之時 你也可以由他的背後 與左右的火槍弩箭一齊放射 在俟敵人逃走之後 你們便在旁邊的小山頭上 立起招降的旗子 招降賊人 又令衆人急 營門前面 掘下深溝 上面蓋好蘆席 浮面鋪好沙土 又向前一連埋了幾個地雷 舖展 翼雲等管理 看賊人向後退時 再爲施放 營中依然點上了燈 中軍帳裡紮成一個草人 用白布蓋好 迎門放在床上 前邊吊將一面白布的孝幔 一切准備完畢之後 恰好夕陽將 落 早用戰飯 各自分頭出發去了 再說賊人馬道風劉道綱二人 大獲全勝 回營擄擄住 的官兵 一律殺死 馬道風說道 咱們這一陣 被我們殺的無魂喪胆 再也不敢來了 而且文彥那小子 果然驍勇非凡 也被我一神彈打落馬下 我看他就有仙丹 也是性命難保 劉道綱聽他這樣的道法臉上很露出不讚成的樣子 也說道 文彥雖然中彈 尙有那劉玉 瓏東方猛都很厲害 而且還有那使用飛劍的人更加了得 依我看 文彥若死了 他們非來 報仇不可 正說着 有細作來報 說文彥回營身死 官兵有意後退 俟援兵到了 再來攻 打 馬道風聽說跳起身來對劉道綱說道 賢弟如何 我見他們不敢來了罷 劉道綱聽了無 言 想了一刻說道 文彥既死 兵丁們心意不定 可以乘此時機 去劫他的營寨 殺他一 個片甲不回 叫他們再也不敢正眼來看我們的萬縣 馬道風聽了沉吟 尙未答話 劉道綱 道 你不去我自己也要去一蹓 馬道風道 賢弟且莫着急 要去自然是一同去 怎麼能够

分開呢 劉道綱道 我說的是此機不可失 稍縱即逝 我是性子急的人 說去就去才好  
馬道風道 如此我就點派隊伍 於是各自率領三千人馬 到了敵人營前 再分左右兩路  
殺將進去 等到天黑之後 卽行出發命令急走 到了離官兵營寨不遠的地方 天色方交二  
鼓 馬道風在馬上使法術 不一刻工夫 四外生起黑霧 遮蔽的星斗無光 呼呼的風聲不  
止 他二人帶隊慢慢的摸到營前 早看見正中間的帳棚裡 掛着白孝幔子 彷彿是停放一  
個死尸 前面有張供桌 上邊點的蠟炬 都被風吹滅 所有各營門前的燈籠 都被吹息  
到處黑洞洞的的不見有個人出來 只是各帳棚中全點着燈光 劉道綱性急 他也不再等  
便令自己所率的三千人馬 吶喊一聲 向着前邊的大營們殺去 並看見在前邊的帳棚  
有人從裡邊出來向後逃走 於是更加放心毫不疑慮 一直的向前營門撲去 馬道風也率領人  
馬跟着撲將上來 方跑到營門猛聽得一聲怪響 在前邊的人馬都落於陷坑之內 這坑雖然不  
十分深 裡邊有幾尺深的水 人到裡邊 想跳也跳不上 想爬腳底下又很滑 爬兩步又  
滑到底下去 因此那陷坑裡邊 如同一羣泥母猪一樣 在裡邊亂拱亂踏 劉道綱一見中了  
埋伏知道不好 急忙下令後退 一語未畢 忽聽得一聲砲響 兩旁伏兵盡起 左有展翼  
雲 右有劉玉璫 率領着兵丁 火槍弓弩齊發 打的賊人亂滾 馬道風在後面看見 急忙  
作起法來 用手中刀 向左右一分 忽然兩邊如同長出兩道牆來 將官兵遮住 所有的火



槍弓弩 全部沒有了效力 不意身後邊赤赤的一陣亂響 半空中加落雨的一般 原來是那劉玉芙文玉蓉二人率領着一千汲筒隊 將那破邪術的穢水 打將過來 立時把賊人的邪法破去 兩旁的土壩 轉眼全都不見 兩旁埋伏的官兵 吶喊一聲 那火槍恰似轟雷 弩箭猶如雨點 一齊又向賊人打來 賊人支撐不住 紛紛後退 方走了不遠 猛然間天崩地裂的一聲怪響 地雷爆發 打的賊人腹裂頸折腿斷頭飛 那一陣慘呼怪叫的聲音 真令人不忍聽聞 馬道風劉道綱二人 催着衆人急向後退 方走了幾步 接二連三埋伏全都爆發起來 驍賊人打死無數 馬道風等不敢再從道上行走 莽荒而逃 展翼雲劉玉瓏二人率領隊伍由後面緊緊追殺 並不敢上前去 只用火槍弩箭 抖着相送 劉玉芙文玉蓉二人 在一個小山頂上 立起一根大竿子 上邊掛着一個白紙大燈籠 貼着投降免死四個紅字 又令各兵士打着火把 大聲喊叫 投降的一概免死 賊人們看見有這條生路 紛紛的都跑到山下邊 棄甲投戈 聽候發落 馬道風劉道綱二人 手下所剩的不過一千多人了 二人拚命爬過一山嶺 回頭看了看追兵 並沒有趕過來 方才放心 二人到了一塊 相對着看一看 又不由的好笑起來 原來馬道風被那汲筒隊 沒頭沒腦的打了一身的髒水 也不知是些個甚麼東西 也有黃的 也有紅的 又腥又臭 弄的遍身污髒不堪 劉道綱身上也有 不過沒有馬道風身上的多 劉道綱見追兵沒有 趕過來叫兵士們點着火把 一眼看見馬道風

這付嘴臉 不由的好笑起來 馬道風氣的發話道 是你性子急 弄的損兵折將 性命還不知如何 你倒開起心來了 劉道綱聽罷 把兩眼一瞪道 我性子急 與你甚麼相干 今夜晚間的事 我本要自己來 誰叫你跟了來的 你着是被敵人殺了 還瞞怨我把你送到望鄉台上去的呢 既如此正好 我們分開走罷 我看今天夜裡 吃這個敗仗 還許是被你妨的哩 馬道風聽他這樣說法 只氣的渾身打戰 口裡說不出話來 只是亨亨 亨了一刻 方說出來道 很好很好 到明天連這萬縣城我也不管了 都交給你 我回城都去 劉道綱看他真急了 那種樣子更加好看 強忍着笑道 好好我們分開 我還嫌你渾身的臭氣 薰的我難過呢 說罷 實在忍不住笑起來 馬道風看這種樣子 說道 兄弟不要喜歡過火了 我們還沒有脫險 別再遇着敵人的伏兵罷 劉道綱剛要罵他又說喪氣話 還未出口 耳聽得一聲砲響 由左右樹林中閃出兩枝官兵 如同兩條火龍一般 全都點起燈籠火把排開陣式 攔住了去路 為首兩員大將 左邊是東方猛 右邊便是那受傷身死的文彖 二人看見不約而同的嘆了一聲 此時也再竊不的門口 只得分開 向前迎敵劉道綱上前來敵東方猛 馬道風上前來敵文彖 文彖一看 正是仇人見面 分外眼紅 惡狠狠的橫搦擋住去路 馬道風上前細看道 文彖你不是傷身死了嗎 文彖大怒罵道 妖賊我倒不會死 恐怕今夜你要死在眼前 說罷 掄起鎗鐵搦 向馬道風打來 馬道風知道鐵搦的利害 那裡敢去用

刀招架 只得將馬一帶 向左一偏 閃將過去 回手一刀 向文彖斫來 文彖用拗勾格一擋 當的一聲 幾乎將刀磕飛 幸而馬跑得快 彼此錯開 馬道風心想 文彖神勇 萬難力敵 不如仍給他一神彈早點打發他回去了 二人勉強戰了一個回合 彼此方抖轉馬頭 馬道風便將口一張 又將那顆圓珠 噴將出來 直向文彖面門飛去 不意旁邊閃出一個和尚 頭戴毗盧帽 身穿大紅袈裟 右手持着一枝兒遠環的禪仗 不慌不忙委過來 左手一伸 將那顆圓珠接在手裡 馬道風一見 嚇的魂不附體 大喝道 那裡的妖僧 毀壞我的內丹 趕快還我 那和尚也不答言 接了珠子 回身就走 馬道風那裡肯捨 催馬來 他竟顧對那和尚 忘了文彖 此時文彖 也不放鬆 掄起鐵搥 照着馬道風的後背 橫着一掃 只聽得撲查一聲 血花四散 馬道風的屍戶 被打出去 好幾十步遠 上半段已被打爛 摔在地下 大家一看 剩了下半段的身體 與一顆腦袋 現出他的本相來 原是一個野豬成精 變成人形 今夜不意被悟塵和尚將內丹收去 方被文彖一搥打死 連背後那杆黑旗子 也被打折 不知飛到何處去了 再說那邊的劉道綱挺槍來戰東方猛 催馬上前 抖手就是一槍 向東方猛刺來 東方猛用方天畫戟一接 他的槍就勢一攙 兩腕用力向上一崩一挑 只聽得倉的一聲 劉道綱虎口震開 兩臂一麻 那條槍隨着畫戟挑到半空中去了 劉道綱叫聲不好 急忙將馬斜着一帶 方跳將出去 伸手

抽出那桿狼牙棒來 勉強支持 正想設法逃走 猛見馬道風被文彖一擲打碎 心中一陣難過 此時東方猛一戟向他面門刺來 他用狼牙棒向上一架 那知道用盡平生之力 是架不動 趕緊將頭向下一低 聽得咯崩的一聲 頭上的束髮金冠 被畫畫戟掛住向後一扯 他向前一掙 將盔絆帶子扯斷 一頂束髮金冠 被挑落在地下 劉道綱嚇的魂不附體 撥馬想逃 東方猛那裡肯放 催馬攔住 劉道綱急了 向着東方猛喝道 休要走 說着 伸起手來 將手一張 東方猛早就防備他的法術 見他一張手叫聲不好 向後一仰 翻筋斗摔於馬下 只得克察一聲 一道火光 由馬上打將過去 原來他收的是一個掌心雷 幸而東方猛身體靈便 縮在地下 方纔過去 不然真被他打個焦頭爛額 這時候只見閃出一個道童來 頭挽雙髻 身穿半截道袍 赤着雙腳 書袋背着 兩口寶劍 用手一指劉道綱說道 你這孽障死在目前 尚不知改悔 等待何時 劉道綱說道 道童休走 看棒 一棒奔穎兒打來 欲知後事如何 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八十九回

救弱女劍斬劉道綱

敗丁茂進攻豐都縣

話說那玉面瘟神劉道綱 向穎兒頭頂一狼牙棒打來 如同打在鐵石之上 火星亂爆 震的劉道綱那隻手一麻 狼牙棒憑空如同有人從手中抽出去的一般 赤的一聲 飛到半空去了 劉道綱驚呼一聲道 好結實的腦袋 他急於想逃 一伸手又是一個立閃 向穎兒打來

只見一道金蛇方飛將過去 還沒有發出聲音來 早被穎兒展開那小道袍的袖子 收將進去 如石投水的一般 劉道綱一愕之間 穎兒用袖子向他一甩 一道金蛇飛奔回來 劉道綱知了利害 卽由馬上一縱 縱落在地下 咕隆冬一聲 把一匹赤兔胭脂戰馬打死 劉道綱大怒 方要再用異術 穎兒把口一張 赤的一聲 來出一道五色光華 有碗口大小直奔劉道綱的頭頂 劉道綱一見 知道是仙劍利害 卽用邪教的吹劍法 也把口一張 噴出一道黑氣來 將劍托住 吹的那口劍在空中盤旋不下 他用氣一吹劍向後一退 穎兒看見妖人如此利害 遂運動罡炁 赤吃赤一連幾聲響 兩鼻孔及口中又飛出兩道赤光 加着一道五彩的光輝 全都撲將上來 與以前那一道光 混在一處 光芒四射 奪人的眼目 如同兩條五色的金龍馳逐 兩顆赤珠 上下翻飛 對着那道黑飛 直壓下來 劉道綱對着穎兒的一口仙劍 就是勉強支持 現在穎兒將兩彈兩劍一齊放出來 莫說他沒有那麼大的力量來抵制 就讓有那麼大的力量 也顧不了他的那種神妙的擊刺 劉道綱只累的渾身是汗 眼看着那黑氣直向短處收縮 心中暗想 這一個小小的道童 不意便有如此的本領 我若是不走 恐性命難保 他一面迎敵 一面尋了個空隙 就地一滾 隱起身形 已竟不見 他借土遁向西飛奔逃走了 穎兒一見賊人漏網 不由的心中大怒 收了劍彈 將身一搖 化作一道長虹 由後面飛馳追去 劉道綱駕着土遁 一邊走 一邊細想 不意官兵之中

竟有如此能人 想必皆是武當的門下 馬師兄業已陣亡 我一個人也難困守這座萬縣 救兵不知何日方能來到 我不如回去帶着隊伍 先到教主那裡多請幾位能人 再來與馬師兄報仇 正在胡思亂想 己竟到了自己安營的地方 要收住遁法 下去一看 嚇了一跳 原來所有的營寨 化爲烏有 地下只剩了一片一片的餘燼 尚有烟火未滅 自己的兵一個也不見了 心中暗自後悔 這必是被官兵繞過來襲擊 放火給燒了 自己也不必再下去觀看 轉身向萬縣飛來 走到江邊 只見正有一隊官兵 押着許多的俘虜由萬縣的南門向城裡行進 再看城頭上燈籠火把 亮子油松 照耀的如同白晝 城樓上邊 早已懸了官兵的旗幟 回頭向東一看 沿路上燈火絡繹不絕 都是向城裡來的官兵 大江之中 自己的船隻 也都不知去向 看罷 不由的長嘆一聲 心中十分難過 嚙咬牙切齒的發誓道 回去請得兵來 頂上的人頭可斷 此仇不可不報 他正在發癡 忽見有道長虹 恰帶閃電 一船飛奔而來 心中暗想不好 恐怕有能人起來 不如及早逃走爲妙 想罷 向西飛奔 看去的東方發亮 自己覺着飢渴難當 收住了遁法 一看 落在大江岸上 江中有一座灘 上邊的水聲 潺緩不止 再看岸上邊有一座青石岩的小山 不過幾丈高 外邊護着一圍的青竹干 裡邊有數椽茅屋 這種形勢 非常的清雅 旁邊有一道石級 上通小山頂上 下至江邊 劉道綱就江邊上洗了一洗 喝了兩口冷水 腹中更加饑餓起來 轉身走上小石山

繞到前邊一看 南面上有座柴扉緊閉 劉道綱走過去叫道 裡邊有人嗎 過路客人借口熱水喝 喊了兩聲 不見答應 他方想跳過去看一看 忽聽得裡邊的門響 有人出來 此時東方已現出一片紅光 日色漸向上升 聽得裡面嬌細的聲音 問是誰呀 這樣的早來叫門 劉道綱聽得心下一動 也柔聲答道 我是過路客人 請你開門 我借口熱水吃 裡邊將那柴扉開放 原來是一個十歲歲的女孩子 生的眉目倒還清秀 開門之後 見劉道綱穿着一身的鎧甲 頭上並未戴帽子 頭髮搭散在背後 他澄澄的目 只是看個不休 劉道綱道 小姑娘 請借一步 我到裡休息休息 可以不可以 小女子尚未答言 裡邊有個蒼老的婦人聲音問道 一妹 叩門的是誰呀 小女子答道 是軍爺 回頭對劉道綱說道 請你等一等 我去與祖母說知 劉道綱笑着 對他點了一點頭 小女子回身方走 他使跟着進來 回手將柴扉關上 劉道綱一轉身之間 只見由屋裡走出一位老婆婆來 看見劉道綱已竟進來 只得說道 軍爺請這邊房裡坐罷 劉道綱隨着老婆婆 到對面房裡進去一看 雖是莊農兩寒家 收拾的倒還干淨 劉道綱問老婦的貴姓 那小姑娘是你甚麼人 老婆婆答道 我家姓劉 並無男子 那女孩子是我的孫女 小名叫一妹 他母親已死 他的父親出外未歸 請問軍爺貴姓 劉道綱答道 我也姓劉 名喚劉道綱 是教主座前的都教總 只因在萬餘戰敗 逃走出來的 走在此處 飢渴難當 請你借給一點東西吃 我當重

重的謝你 說着 他便將混身的鎧甲卸下 又對老婦大吹了一氣 老婆婆與小女子也不董  
只好任憑他胡說 劉道綱又說他自己的本領 怎樣的大法術 怎樣的精吹了個雲山霧  
罩 小姑娘在旁邊 聽着笑道 軍爺既有這麼大的本事 如何會打敗仗吧 老婆婆聽了  
瞪了小姑娘一眼 劉道綱並不發怒說道 姑娘你不知道利害的很呢 我有個夥伴 本事也  
不小 都死在裡頭了 能够逃出來的 就是一個人的 此次我回去領了大兵來 定要將  
他們全殺乾淨 那老婆婆向小姑娘說道 小孩子家不知道甚麼 嘴竟瞎說 還不快去弄茶  
飯來給軍爺充飢 老婆婆站起身來 說道 我們這貧苦地方 沒有甚麼東西可吃 軍爺可  
包涵一點罷 劉道綱答道 好說 我必重重的謝你 老婆婆也走出去了 過了一刻 小女  
子將飯端上來 劉道綱餓急了 狼吞虎嚥 都吃下去 吃完了 小姑娘將盤收拾了出去  
轉身又送進茶來 放在碗子上 方要走 劉道綱問道 姑娘你今年多麼大了 那女子道  
我今年十五歲了 劉道綱道 正好 那女子問道 你說甚麼 劉道綱招手道 你過來我告  
訴你 那女子走到桌子前邊 站在問道 你要說甚麼 劉道綱道 你跟我可好 那女子  
搖了搖頭 轉身要向外走 劉道綱伸手捉住姑娘你等一刻走 我還有話說呢 那女子極力  
的掙扎 想掙扎脫了手跑出去 你想他一個弱小的女孩子 如何能掙開劉道綱那惡魔的手  
爪 直急的他面紅耳赤 兩隻眼睛淚汪汪的 此時老婆婆在外面喊叫一妹來呀 小女子聽



見是祖母喚他，他便帶着哭聲，答應了一聲，並喊道：「祖母快來，老婆婆聽着聲音不對，急忙搶進房來一看，大聲叫道：『作甚麼？快放手！』方纔上前解救，不意剝道綱飛起右腿，一脚將老婆婆踢出房外，摔在地下，拚命爬不起來。那老婆婆躺在地下，雖起不來，大聲喊叫救命。小女孩子也在屋裡哭喊，正在一髮千鈞危急萬狀的時候，忽覺着眼前一道霞光穿窻而入，到了地下，變成一個人形，只見他頭挽雙髻，身穿半截水合色的短道袍，下面赤着雙腳，背後背定兩口寶劍，紅艷艷的一張小臉，圓如滿月，不過十五六歲的小道童兒，進來之後，看見這種情形，不由的兩道濃眉一皺，一雙慧眼圓睜，鼻孔中微微的哼了一聲，賊人聽得，回頭一看，嚇的三魂七魄，飛散九霄，慌忙之中，噤呀了一聲，向外便逃。那道童用手一指，只覺得屋子紅光似火，一瞬就不見了，跟着撲通一聲，彷彿有人躺下。那小女子方被賊人放開手，翻身坐起，向地下一看，更嚇的叫了一聲，原來那惡賊剝道綱，已竟身首異處，死屍躺在地下。小女子見那小道童，還在地下站着，混身亂抖着，跑到外邊，將他祖母扶起，把時才所見的情形，說了一遍，自己跑到對面房裡換衣服去了。老婆婆顫顫微微的走進來，看見那死尸，也是又怕又恨，遂對着那小道童稱謝道：「若非小道爺前來相救，我祖孫二人的性命，快都沒有了，不知小道爺貴姓，道童答道：『我姓燕名曰顯兒。』我原本追此惡賊，由遠處看見他落在這個地方，及至我趕到了，再找他的踪跡，

不見 我又順着大江 向上游尋找了一回 既然不見這惡賊 我方想回去 不意聽見你們  
喊叫救命的聲音 所以我纔奔了來 那知道這惡賊 又在此處作壞事 我便不再容他逃了  
將他斬了 小女子換好衣服 跑過來拜謝穎兒救命之恩 穎兒料那老婆婆將小女子拉  
來道 不必多禮 也是此賊惡貫滿盈 他應該死在此處 老婆婆問道 這個死尸怎樣的辦  
理呢 穎兒道 不要緊 我將他弄出去 遂將他身上的銀錢東西 都拿下來給了老婆婆  
他伸手提起無頭的死尸 到房子後邊拋到江心裡去 爾來拿起劉道綱的人頭 對老婆婆道  
我也去 說着 化道長虹 飄然而去 那老婆婆與小女子 都說是遇見神仙 來救二人  
跪在院子裡 向空中磕頭不止 再說穎兒提着劉道綱的人頭 一直的回到萬縣 此時官  
兵全都進城 昨夜凌霄了濤江涵等率領兵丁 按着悟塵的命令 分頭去作 攻城的攻城  
劫營的劫營 同時並舉 凌霄領着兵丁摸到城下邊 一看城上 防備的並不十分嚴密 他  
飛上城頭 用飛劍將賊人斬死了許多 隨後向城下接引上來二百多名壯士將城門打開 外  
邊的兵 都迎接進來城裡剩下的賊人還不少 兩下裡正在對戰 這時候江濤江涵二人 把  
營寨的賊人殺散 放火燒了他的營寨 率領着水兵 進城來接應凌霄 三人到了一起 賊  
人的幾個首領 全都殺死 其餘的賊人 招降了許多 劉玉芙文玉蓉二人 又選合宜的地  
方 立起燈籠旗子 也招降了許多 一共招降了一萬多人 呂飛霞在江面上 把賊人的船

雙 全都收容過來 一隻也沒有跑了 到天明之後 大衆全都進城 一查點 就是不見的  
燕頰兒 有人看見 說他追了劉道綱去了 悟塵命人先將馬道風的一顆野豬頭 號令在南  
門之外 還須寫明了是馬道風的首級 因他是野豬成精變化的人形 恐怕人都不認的 所  
以要寫註明白 太陽出了老高之後 方見頰兒回來 手裡提着劉道綱的首級 叫人將這人  
頭 與馬道風的豬頭 號令在一起 這城裡的人民聽見說 有許多人去看奇事 一者這  
兩個賊 把人氏害苦了 看了解恨 二者馬道風是野豬變的 都要看看奇事 只見那野豬  
頭小眼扁 長鼻子 凸着一張大嘴 耳後有許多很強硬的宗毛 真與馬道風的面孔一個  
樣子 大衆全傳爲奇談 殊不知于定一當初在山中學習法法術的時候 很收了些山精水怪  
變化人形 直至現在還都在他帳下呢 當頰兒回來對大家說 劉道綱在小山村裡 強迫  
幼女 因爲聽見哭叫的聲音 方才尋去了 將他斬首 不然 還被他漏網逃走了呢 大家  
嗟嘆了一回 東方猛又將鬧怪異的事情 細說與大家聽 並說幾乎應在文彜的身上 幸有  
二位師父來救 方應在賊人 這萬縣總算是全軍覆沒了 文彜劉玉瓏二人 拜託展翼雲呂  
飛霞二人 向悟塵頰兒道安 他二人拜了兩位師父 江濤江涵拜在展翼雲的門下 劉玉芙  
文玉蓉二人 也拜了呂飛霞爲師 大家說不盡的歡樂 一面報捷 一面安民 又大擺酒宴  
慶賀各將領並犒賞三軍 過了兩天 呂振遠率領着水師的全部 彭振國率領着陸師的前

軍全都來到 大眾又是一番聚會 商議進兵的事情 正在聚議的時候 忽接探馬報道 賊人已知妻萬失陷 現在賊人派定飛天夜叉魏熊兒 爲水路都教總率領着戰船數百隻 已竟準備妥當 就要順流而下 前來交鋒 大家得着這樣的報告 就商議對付的方法 燕頰兒說道 由此處向西江沿不遠 便是忠州 過了忠州 就是豐都 由豐都再向西約有一百里路 地名叫作涪陵 又名叫作涪州 這涪陵西佔住一個三叉江口的地方 還有一道江 由南向北 流入大江 她的上游 在湖南貴州兩省交界的山中發源 一直的向北在涪陵的地方 流入大江 成了個三叉的形勢 這道江 名字叫作黔江 依我看此次應敵 賊人必以水師爲重 由此處向上 忠州豐都 全不是使用水師的地點 因爲江面上不寬 灘險很多 水師作起戰來 甚爲感覺不便 不如遣先派陸師襲取了忠州豐都 然後水陸合力進攻涪陵 只要佔領了三叉江口 那地方水面也寬廣 船隻運動容易 再等着賊人的水師到來 一戰將他擊破 則川省便在掌握之中了 大眾聽頰兒所說的 瞭如指掌 皆以他所說的話爲然 於是彭振國即令東方猛文多凌霄劉玉璫四人 率領八千人馬 先取忠州 不必停留 一直的向豐都涪陵前進 陸師的前軍大隊 跟隨着接應 並請水師的全部 也隨着向上游行駛 一面差人向岳欽差那裡報告 請大軍隨後前進 此次差不多使用全軍的力量 要與賊人決戰勝負 關係殊非淺鮮 並將這種情形 詳細報告岳欽差 過了兩日

就着岳欽差的回信，即日率領大隊向前，合併一處，一同前進。單說的是先鋒隊東方猛八四人，率領着八千人馬，如飛的一般，進取忠州。賊人守忠州的將官，是個分教總姓丁名茂，綽號人稱爬山虎，率領三千賊人，鎮守忠州。他有個兄弟，名叫丁盛，也是個分教總，鎮守在豐都。因為狡滑萬分，人家送他一個綽號，叫作九頭鳥。他弟兄兩人，全都是無賴出身，練了一身的好武藝，投降在神聖教中。教主于是一見他二人武藝高強，封爲分教總，命他二人各率三千人馬，鎮守豐都、忠州兩處。當時爬山虎丁茂，接着探子報告，知道官兵約有萬人，前來攻打忠州。他聽見之後，心中害怕，即刻派人到豐都，向兄弟九頭鳥丁盛那裡去求救。一面准備迎敵，再說東方猛等，離城不遠，紮下了營寨。四人秘密的商議一番，即刻點了三千人馬，前去挑戰。那爬山虎丁茂，招了些個民丁守城，自己將三千人馬，全數帶出城來迎敵。賊人出了東城門，走了不到十里，便與官兵相遇。兩陣對圓，劉玉瓏向東方猛說道：「師兄，待弟出馬，擒此妖賊，說罷，手提雙槍，催開赤炭火龍駒，跑出陣來。只聽賊人陣上出來一人，生的身體不高，一個大腦袋，面如黑煤，兇眉惡眼，頭戴鐵盔，身穿鐵甲，手使雙鞭，坐下一匹青龍馬，出來迎敵。劉玉瓏喝道：「來將通名。」那人答道：「你家教總爺姓丁名茂，綽號人稱爬山虎的便是。你是何人，敢前來攻我的忠州？」劉玉瓏答道：「弟乃是武當的門下劉玉瓏是也。諒爾等邪教妖魔，焉能成得大

事不如早降 免得一死 丁茂也不再說 催馬向前 劉玉璫舉槍相迎 丁茂照着劉玉璫當頭一鞭打來 劉玉璫用左手的槍把鞭一接 向外一撥 順勢向丁茂的咽喉就刺 右手的槍也同時直刺他的腰間 兩條槍一齊雙管齊下 丁茂急忙用右手的鞭向上 左手的鞭向下 一分來撥玉璫的槍 他帶兩條鞭 劉全將雙槍撥出去 不意玉璫兩個手腕向外一轉 向前邊的兩個槍噴 隨着他的鞭撥出去 後邊的兩個槍尖轉成 反把槍依然是上刺咽喉 下刺腰眼 又直刺過來 這一下子 可將丁茂弄了個手忙脚亂 方知道玉璫的雙槍厲害 你嫌他這一頭 一轉之間 這一頭就刺過來 你再撥他那一頭 又是一轉 這一頭又刺過來 他的兩腕靈活 如同轉軸一樣 叫實難以防備 未戰幾個回合 丁茂那裡是玉璫的對手 稍一遲頓 早被玉璫一槍刺在右腿之上 丁茂叫了一聲 幾乎落馬 敗下陣去 東方猛看見 甲手中方天畫戟向前一揮 官兵吶喊一聲 殺上前來 劉玉璫催動赤炭火龍駒 緊追丁茂不捨 賊人們看着不能支持 隨着敗下陣去 丁茂敗到忠州的東門 抬頭一看 吓的魂不附體 原來城頭之上 全都換了官兵的旗號 正在遲疑 城中一聲砲響 由城門口湧出一枝官兵 爲首一將 混身虎皮盔甲 手提鐵槊 學下花斑豹 殺將出來 後邊劉玉璫東方猛追的很緊 丁茂不敢再戰 率領着敗殘的人馬 落荒而走 直向豐都敗去 原來他四人譏安 東方猛劉玉璫二人挑戰 將敵人引出城來 凌雲和文彥二人 率領三千

人馬繞攻北門，到了城下，凌霄飛上城頭，那些守城的兵，全是臨時招集的那些個民丁，那裡見過打仗，看見官兵來到，早已吓的拋盔丟甲，全都逃走，藏將起將來，凌霄文豹二人，也沒有費事，已將忠州的城池佔領，及至丁茂退走，大家進了城，稍為休息，等水師到了江邊，他四人率領着先鋒隊，一面追趕丁茂，一面向豐都前進，豐都這個縣城，在大江的南岸，緊靠江邊，有兩個城池，江邊上這個城，人民繁富，商務興隆，所站的地方很低，就在江岸的平地上面，向後邊走有一座城，已倒塌的不像樣子，裡邊是一片荒草，也無人家居住，相傳是個陰城，那座城，倒在一座小山之上，地勢很高，這件事情，原來當年有個知縣，他看着下邊的人城，年年在江中長大水的時候，就把人城水淹一次，居住的人民，苦的不得了他便捐出錢來，在後邊小山上，相離不過一里多路，就築了這座陰城，是預備人民遷移到裡邊去住，免的年年受水淹，不意這片好心，倒鬧出禍來，就有壞人告發他私造城池，倒把個知縣問罪殺了，因此人民也不敢遷到裡邊去住了，這城荒起來，有迷信的人，說他是豐都的陰城裡，江岸對着城，還有一座大山，足有十幾里路高，山形成一個四方的樣子，山頂上有閻羅天子殿，由山下順着盤道向上，走不遠便是一座大廟，共有十座廟，是十殿閻王，頂上是閻羅天子殿，有一個山脚，直上直下的立在江裡，山脚上的沙土，每日順着水向下流，自古以來，沙土不知被水冲去了多少，但是山脚總是那個

樣子也不改變。到如今沙土仍是每日向下流個不止。迷信家說：白天流下來，夜裡閻王派受罪的背上去，不然這山腳怎麼會不變樣子呢？但不知他的物理在甚麼地方。正是人世從來多怪域，陽間也自有陰城。

第一百九十四回 戰蛇口神力驚羣寇 襲豐都奇計斬賊人

話說上回書說的豐都縣對岸有座大山，上有十座座大廟，是十殿閻王廟。山頂上有閻羅天子殿，迷信家傳說：天下的人死了，都要到這座山上來。這山就是陰曹地府的豐都城，說也奇怪，那山腳正當江水的沖注，一天到晚的沙土直向下流個不止，也不知道經過幾千萬年，沙土不知被水沖去了多少，然而沙土總不見少，山腳也不變樣子，不知道這物理學在甚麼地方。但是豐都縣的人城，又叫作陽城，所佔的地勢很低，再州兵上邊，若把這座大山，或是小山頂上的陰城，能夠佔領了，則豐都縣的人城，便在掌握之中，居高臨下，俯瞰一切。豐都人城裡邊的動作，可以着個清清楚楚，閒言少叙，單說的是爬山虎丁茂，率領着敗殘的人馬，向豐都逃奔，可巧他兄弟九頭鳥丁盛，率領着兩千人馬前來接應，走到中途，恰巧遇到一起，丁盛不意他哥哥把忠江失陷的這般快法，丁茂便將官兵多將勇，以及中了計策，城池被人襲取的情形，說了一遍。丁盛聽了說道：官兵既然如此利害，



祇可以智取不可以方敵 弟兄二人 遂秘密商議 若回豐都縣城 反倒無險可守 不如就在途中選舉一個險要的地形 設法勝敵攻敗 乘勝再討忠州 一面派人催大兵前來救應 那就不怕了 於是他弟兄二人尋找了一道山峽 正卡在要路口上 再由此經過不可兩邊全是陡壁的高山 天生的奇險 地名叫作蛇口 又叫蛇口澗 這一條隘路 長約有二里 其中寬的地方 不過三丈 灣灣曲曲像一條蛇的形勢 他二人看好了這個地方 心中大喜 在若在此處把守 真是一夫當關 萬夫莫過 連靠江岸這邊 也有這座大山遮蔽着 就是水面上 不但不能攻上來 連看也看不見 丁盛將兩處的兵 全分配妥當 在這隘路前後把着 兩邊的路口 各設了一座營寨 在前邊的營寨 不過草草的修造 略具形勢而已 丁盛便對丁茂附耳說道 臨時如此如此 定可一戰成功也 丁茂聽了 心中大喜 弟兄二人 準備妥當 帶等官兵到來 再說東方猛等率隊向前追赶 忽接探馬報道 賊人已遇救兵 在半途中安設營寨 於是他們聽說賊人有了救兵 也不敢急於逼近 及至相離不遠 看見賊人負偶憑險 防守在隘路口前邊 劉玉璣道 賊人不回豐都 在半途據險 莫有甚的奸計不成 東方猛聽了沉吟 凌霄在一旁點頭暗想 文彥道 量他幾個鼠輩 還能怎麼樣了 依我看 不如一湧殺上前去 定然可以將他擊潰 再進取豐都 就不為難了 凌霄道 蜂蠆有毒 也不可過於大意了 總須先設法試一試他 看他有甚麼詭計沒有 文彥

道賊人所設的營寨 並不堅固 而且他的人比我們並不多 賊人以爲負隅可守但是一敗之後又無退路 勢必竄入隘路之中我們則可以尾追進去 若在隘路之中作戰如兩鼠鬥與穴中力大者勝 力小者死 我們還怕他不成嗎 賊人若不入隘路勢必四散 則更不足懼了 我看賊人此次甚爲失策 他們若是兵多將勇 志在進取 可在前設法作戰以備反攻 兵力不足勢出保守 必須要在隘路後方以扼險要使敵人雖強無所施其力 此次賊人若將營寨設在那一邊 堵塞住出路的口子 那倒不可不慎重從事 他既然設在隘路口的前方 我們就以大力壓迫岸 賊人勢必至於破裂也 大衆聽文彖所說 引証兵法 甚爲有理 但是凌雲劉玉璣二人總以爲不是計出萬全 不如派人向後通知江濤江涵弟兄二人 如此如此 雖然稍遲 可操必勝 東方猛決定這兩個法子 全都使用 文彖率領三千人馬 進攻賊人的營寨 東方猛自己帶二千人馬 隨後接應 凌雲劉玉璣率領三千人馬爲後合 又寫了兩封詳細書信 給江氏昆仲 一封報告彭振國 即時派人送回忠州 單說文彖頂盔貫甲 手提鎖鐵搨 上了花斑豹 率領三千精銳 真走人如猛虎馬似蛟龍 放了三聲出隊的大砲 撲奔賊人的營壘而來 賊營中也點起三聲號砲 兩千賊人如二龍出水 雙方對陣射住了陣脚 文彖抬頭一看 只見賊人爲首一將 頭戴鑽天蝴蝶盔 身穿鎖子連環甲 足登虎頭靴 坐下一匹黃鬃馬 看面目 面色青黃 兩道短眉毛 一雙三角眼 山根折斷 由眼以下 又又起很高

的一個月牙式的鴛鈎鼻子，兩腮無肉，一張小菱角嘴，臉面上帶去陰險狡詐的樣子來。手中提着一把長柄的大鎌刀，這件兵器，也在十八般兵器黨，鎌棍槊棒之內的，就如同鄉下人割草的大槽鎌一個樣子。農人割麥子，全使用他這個鎌刀，不過把子稍長，直而不曲。鎌刀頭又寬，又是鋒利無比。若是被他鈎住了一位，可以將人割成兩段。文彖催馬向前挑戰，那賊迎上前來。文彖喝道：「來將通名。」賊答道：「你家教總爺姓了名盛，綽號人稱九頭鳥，鎮守豐都的教總，你們不是要上西方去嗎？我可以送你們到豐都城裡頭去。」文彖聽罷，大怒道：「放屁！我還要把你們這夥邪教的妖人，全送上望鄉台呢。」九頭鳥丁盛又道：「你叫甚麼名字？你家教總爺的鎌下，死的全都是些名將，我看你這樣子，彷彿有病的。」一般，恐怕你自己就要上望鄉台呢。」文彖怒不可遏，喝道：「俺乃岳欽差麾下右先鋒，武當門人鎮八方齊存孝的文彖是也。」丁盛聽道：「你就是文彖。」驟來這個樣子，說着，催馬舉鎌，殺將過來，橫着就是一鈎。文彖舉劍向外一擋，不意丁盛狡滑萬分，將鎌刀的把子向上一抬，一轉起，先在文彖的左邊，這一轉，轉到右邊去，又是一鈎。文彖氣起來，單手的槊向右一撩，向回一帶，只聽得倉啷一聲，由丁盛手中生生的將個鎌刀抽將出來，把個鎌刀頭也給打斷了。丁盛嗚呀了一聲，撥馬便逃。文彖揮動人馬，衝上去追殺。丁盛空着兩隻手，沒命的逃走，走到營寨的門前，回頭用手指着文彖大罵。文彖大怒，催馬掄鞭。

鮮 領着三千人馬 來踏他的營盤 丁盛轉馬奔入營中 賊人亂喊亂叫 向四外奔逃 此時文彖恨不能立時趕上去 一朔將丁盛打死 領着人馬吶喊一聲 踏進了營寨 正向裡闖 猛然短一聲響亮 文彖連着好些個兵 一齊落在陷坑之內 賊人們一聲暗號 左邊轉出了盛 右邊轉出了丁茂 各領着一枝賊人 箭似飛蝗一般 向官兵射來 陷坑外邊還有許多飛虎兵 想着打救文彖 上來抵死的不退 他的官兵 一者因文彖素常待人很好 二者他們看飛虎兵不退 全都也不好意思逃走 大家正在拚命的抵制賊人 想設法救出文彖 忽聽陷坑之內 一聲怪叫 如同打了個霹靂由陷坑之中 跳上很大的一件怪物來把大衆嚇得了一跳 以爲是賊人使用的妖魔 及至仔細一看 大衆一聲歡呼勢如潮湧 把賊人嚇的毛骨悚然 心胆皆裂 全都動搖 大有不能站腳之勢 原來是文彖落在陷坑之內看了看並不甚深還可以跳得上去 只是自己的這匹花斑豹 有點捨不的扔下 因爲這匹馬 有些個奇特的地方 平常祇有文彖能騎 別人要是一動 他又踢又咬 向來不與別的馬同槽而食要有別的馬來吃 他可以將馬槽踢碎了 但是祇能同玉璫的赤炭火龍駒 東方猛的烏騾馬在一起就不要緊 到上陣的時候 彷彿通靈 知道人意 登山涉水 穩便異常 他那轎子似乎天生的 是文彖的坐騎 又如同是獨一無二的好朋友一般 文彖如何捨的將他扔下文彖在陷坑之中 看了看花斑豹並無損傷 鞍繮都沒有破壞 他便將那條鍔鐵槊橫插在鞍橋的旁邊

便用手拍了拍馬勃子說道：豹可，今天你上不去，我把你托上去，誰那馬微微的嘶了一聲。文彖蹲下身去，一隻手托着他前腿的後邊，一隻手托着他的肚子，個背一伸輕輕的舉過，乘勢一提，馬兩脚用力一登，大呼一聲，向上一躍，兩丈來探的坑，居然被他躍將出來。到了平地之時，他還兩隻手托着那匹花斑豹呢。這樣的神勇，不但賊人看着駭怕，就是自己的兵，也無不凜然。文彖跳上來之後，放下了馬，整了整鞍轡，抽出鐵槊，翻身上馬，命衆人將陷坑中的人，都救起來。衆兵此時雖然有些死傷，一個個見主將如此神勇，無不精神百倍。上下接手，不一刻功夫，將陷坑裡的人，都救了起來。文彖看見了盛在那指揮人馬，還帶弓箭向官兵亂射，遂拍馬掄槊，奪取了盛，此時了盛手中換了一口大刀，同他哥哥丁茂使動雙鞭，又指揮衆兵一齊圍裹上來。文彖一條鐵槊，猶如虎入羊羣，碰着兵器，似風掃落葉，碰着人，便骨碎筋斷。好一場鏖戰，被文彖打死的賊人不計其數。那丁氏弟兄二人如何敢向前一折手，拿着兵器，直招呼別人向前上。正是要不能支持的時候，又聽得營外一片喊殺之聲，爲首一將，猶如一座鐵塔，手挺着天畫戟，坐下烏雕戰馬，率領着二千八人馬，殺將進來。文彖一看來的正是東方猛，不由的心中大喜，呼道：師兄，這裡來殺此一羣惡賊。東方猛看見文彖等神圍，催馬挺戟，向賊人隊裡一衝，却似蕩開水面的浮萍，吹起風中的殘絮。二人到了一起，一陣催枯拉朽，更兼着貔貅隊飛虎兵，及許多的官兵。

反將賊人大有包圍之勢。丁茂丁盛一看不好，原本一隻猛虎，就有敵不了之勢，又加上一隻鷄貓，是更危險了。若不及早設法，恐怕弄出別的變故來。就不好收拾了。丁盛聽得發了暗頭，賊人一齊退去，都竄入寨隘路裡去了。文彥東方猛率兵緊緊的追趕，文彥就要闖將進去，不意賊人預先伏在隘路裡一小枝隊伍，用弓弩紛紛的射來，文彥仍要向前，東方猛急忙攔住道：「恐賊人另有詭計，不如等大家來齊了，再爲商議。」文彥只得暫爲止住。這將賊人的營寨佔領，過了一刻，凌霄劉玉璫率領人馬來，都住在賊人的營內，派人向前慢慢的哨探。劉玉璫向文彥說道：「如何？我說賊人定有奸計，幸虧遇見你，不然，豈不鬧出危險來？」凌霄道：「這兩手舉起一匹活馬，就很不容易了，還能跳出這麼深的坑，真是自古以來，少有的神力，足可以吓破賊人的胆了。」文彥赧然說道：「這又算得甚，只是上了賊人一個惡當，傷了我許多的兵丁，遂自己出去查點，果然死傷了好幾百個，連飛虎兵也傷了許多，文彥咬牙切齒，誓報此仇，遂挑選兵丁，將飛虎兵補齊，他四人暫時住在這蛇口湖的東端，天天派人向前出探，將一榛山溝的情形探悉，過了四天，忽然接到江氏昆仲的通知，東方猛等大喜，挑選了一千個精壯，連飛虎兵兩隊，共有二千人，都是身穿重甲，一手持了擋箭的籐牌，歸東方猛文彥二人率領，向前進攻。凌霄劉玉璫二人率領大隊隨後跟進，東方猛文彥二人穿上又厚又大的掩心，左背上提着一面青銅獸面的擋箭牌，

連那烏騾馬花斑豹也穿上馬衣馬甲，二人在前邊率領着二千生龍活虎的兵士，直向隘路到口衝去。此時丁茂丁盛以爲這種極險要的地形官兵雖勇，一時也難過來，等到大部水師一到，由江中順流而下，賊人自然不戰而退了。所以他弟兄兩個，加意修築防禦的營壘，安心等候。不意這一天拂曉的時候，前面向遠處還看不大清楚，影影綽綽的彷彿是有賊人馬過來，守望的賊人，向裡一報，丁茂丁盛急忙傳令準備。賊人們都上了修築的土牆，使用弓弩砲石了拚命的向官兵飛打。這時東方猛文彖二人，率領着奮勇隊，攻到跟前，只見賊人橫攔着挖一道又深又寬的大溝，溝的那一邊又築起一道土牆，攻到此處實在不能遠去。看那溝足有四五丈寬，馬匹是跳不過去，賊人的箭石又飛打的利害，沒有法子，只得暫退到隘路轉灣的地方。東方猛文彖二人，跳下馬來，卸去了長鎧，祇穿着短甲掩心，左背跨銅牌，右手提着戟，預備跳將過去。但是衆兵過不去，就是他二人過去，也是無用，反倒危險。後邊的凌霄劉玉璫，業已趕到，知道這種情形，也是想不出好法子來，又沒有那麼長木板。後來大家商議一個笨法子，尋了許多的長竹杆，令各兵都束腰帶短刀，把籐牌綁在背後，使用竹竿一撐，可以跳將回去。當時令衆兵在山溝中試驗，挑選了能跳的幾百人，其餘的兵丁，預備軟梯，先下到溝中，然後在溝邊將梯子弄好，再向上爬。如此準備好了，二次又向前攻，東方猛文彖二人，也不騎馬，凌霄也隨同前進，二次又攻到溝邊上，只見東

方猛等三人奮力一躍撲撲三人都跳將過去二番又是向上一躍跳上土牆三人在土牆上一陣亂殺弱的賊人紛紛下墜所挑選的官兵們手舉着長杆一聲喊叫由遠處向前一跑長杆向地下一擡一個一個的如飛鳥的一般也有跳過去的也有掉在溝裡的總之跳過去的很多掉在溝裡的沒有多少其餘的兵丁先將梯子拋下溝去然後紛紛的都跳下溝去一齊努力向上爬來漸次的爬上了土牆丁茂丁盛二人一看大勢不好難已駐守只得勉強督着衆賊敵擋他二人又不敢上前與東方猛文多交鋒眼看土牆不能保守只得率領衆人退將下來好在他設的還有第二層的防禦綫這第這二次是有門的牆壘再向裡便是他們駐的營盤了賊人退到第二層的牆上又防守起來這邊的官兵攻破他第一道土牆全都吃力不小若是再攻第二道的防禦綫未免不如第一次那樣的精銳東方猛文多凌霄等三人雖然猛勇只是又怕賊人暗設埋伏正在遲疑之際忽然由賊人的背後起來一片喊殺之聲仔細向前看去所來的隊伍一色的苦竹長槍爲首兩員將官全是徒步軟甲一個手提着龍鱗素質寶刀一個手使一對純鋼鈎鎌拐東方猛等看見大喜原來正是江濤江涵弟兄二人率領着兩千水師掩殺到賊人的背後這邊的官兵看見又有援兵到了不由的精神百倍忘了疲乏遂大呼一聲又攻將上來此時劉玉璫在後方督隊帶着大兵也全越過了溝壙殺將上來集合前後的官兵約有萬人丁茂丁盛



二人的賊人不過五千 又是前後受敵 早被官兵前後一擠 團團的包圍起來 正困在城心 東方猛文、江濤、江涵等 奮勇殺入賊人隊裡 文、濤挺擗耑去尋找丁盛 見面一言未發 手起一擲 將那九頭烏丁盛 連人帶馬全都打死 丁茂此時早嚇的魂不附體 正想投條血 路住短走 不意撞見凌霄 一挺鐵笛 點了爬山虎丁茂的穴道 摔下馬來 被凌霄生擒活 了 餘下的賊人 死的死 降的降 全都沒有跑出去 大家合兵一起 就在賊人的營盤 中休息 派人將爬山丁茂 解往大營 聽候發落 一面將賊人留下的東西 犒賞衆兵 東方猛命排起酒筵 慶賀江氏昆仲 吃酒之間 大家問江氏昆仲 怎麼繞在賊人的背後 江 涵答道 自從接到諸位的書信 我二人便與師父商議 可巧呂老頭子也接到前軍彭振國的 請求遂派我弟兄二人入暗襲豐都 當時我師父說你二人先走 隨後我親自帶船接應你們於 是我二人挑選一百隻小船 全是俘虜的船隻 上邊的兵丁 還是我們的老人 都扮成種 種的樣子 也有打魚的 也有作小販的 沿江岸沒有十身的攔阻 被我們混到豐都城下 一調查知道出兵 城中甚爲空虛 我弟兄方想動手 這時候師父帶着賽燕、賽顏小乙 率領 船隻 也都是改扮起來 師父命我二人 率領一千弓弩手 先行上岸 佔領一座小山的空 城 然後他二人便去攻城 賊人們不過一千多人 遠上城守禦 被顏小乙一花裝弩箭 將 賊人的一個指揮衆賊的小頭目 射死 摔下城來 我弟兄二人由山上向城中一陣亂射 賊人

無首領紛紛向四散 遂將豐都佔領 并未停止 我二人即時挑了二千水師立即趕來 到了離此不遠的地方 派人由江中繞過來送信 按着約定的時刻 暗暗的帶着兵丁偷摸過來 賊人還不知道豐都被我們佔領呢 此時我師父顏秀把守豐都 已竟派人回去報捷 請水師全部都趕緊上來 我看我們也趕緊走罷 恐怕後邊的大兵 就要下來 於是東方猛傳令拔隊 大衆合在一起 向豐都進發 到了豐都 見着師伯展翼雲 大家上前恭見 翼雲與凌霄剛以客禮相見 大家談了一回 一面派人向前偵探賊人的情形 一面催大兵前進 過了

一天 忽接前方偵探回來報告 說賊人的水路都教總飛天夜叉魏熊兒 已將水隊大兵點齊 分水旱兩路前進 沿着大江的兩岸 直向涪陵 展翼雲等接到報告 便集合大衆商議 請凌霄隨同東方猛文劉玉瓏 率領着本部 約有一萬人馬 運新收降的也在其內 一齊走大江的北岸 直至三叉江口的前面 對長壽方向有一道河 名叫龍溪江 可以沿着這道河岸設防 以待大兵到來 翼雲自己同着江濤江涵 率領水師的船隻 溯江而上 直向三叉江口進發 留顏秀鎮守豐都 派人催水師大隊 急速前進 正是

萬賴皆鳴風雨至 三軍齊動戰爭開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一回 破先鋒近逼長壽縣 遇賊船大戰陪陵江

武 劍 俠 傳 【卷十三】

話說展翼雲等接到探馬報告，知道賊人大多就要下來，於是請凌霄四人率兵一萬，由大江北岸前進，對長壽方向，有一大河名曰龍溪江，在北邊梁山縣虎嘯山發源，向南流入大江，沿着龍溪江的東岸設防，以待大兵到來，翼雲同着江濤江涵率領着船隻，直向那三江叉口前進，再說邪教的教主于定一，因為川東一帶，屢次失機喪師，堪堪的要到省城，便預備自率人馬與官兵決一勝負，遂先派飛天夜叉魏熊兒，為水路都教總，管理所有的水軍，先下川東，然後自己親率陸師，隨後接應，那魏熊兒自從沙市被穎兒嘲罵，自己也無顏再回荊州，細想就是在當陽鐵塔稜金寺中，也是沒有意味，終非了局，才如到省裡邊去看一看情形，自古稱為天府，錦繡世界，到裡邊去看看風景，訪訪奇人，才知有甚麼奇遇的機會，沒有，遂沿江而上，到了省城裡邊，一看果然是蜀江水碧蜀山，如同仙境一般，他遂到處遊歷，方知道川中的乾坤會神聖教，勢力非常之大，又將于定一的為人，打聽明白，便設法資緣，二人見面，這真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在一起彼此一深談，如魚得水，如漆投膠，相見恨晚，相濟為惡起來，于定一因為他在水中的本領很好，立時授為水軍都教總，兼軍師，這一次，于定一命他編集水師，於是魏熊兒儼然是軍師掛帥，如同諸葛侯一樣，下令徵調各處的人馬船隻，徵調齊整，果然是賊人數萬，戰將千員，如船蔽江，旌旗耀日，選擇吉日，祭旗升砲，浩浩蕩蕩順流而下，殺奔陪陵而來，走到長壽，接到探馬報

告 說官兵心佔領了陪陵 戰船都屯集在三叉江口 魏熊兒傳令大軍停止前進 即令水的先鋒 向前哨探敵人 原來他雖名為水師都教總 也調了一部分陸師 約有兩三萬人 作為沿岸掩護水師之用 水師的先鋒 第一個名叫截江兒張靜 第二個破浪鬼李祥 這是兩個正印先鋒官 還有三個帶領接應隊的 第三個水底鬼劉文 第四個撒頭鬼鄒正雄 第五個佶伶鬼王玉寶 這五個人 源是在納溪宜賓一帶江中的水賊 號稱瀘江五鬼 水中的本領 都還不錯 所以魏熊兒派他五個人在前邊 當時截江兒張靜 破浪鬼李祥 接了將令 挑了一百隻游江飛的小快船 向前哨探 水底鬼劉文 撒頭鬼鄒正雄 佶伶鬼王玉寶 三人 也帶一百隻小船 隨後接應 那陸師裡邊有一個正教總 名叫座山鵬周慶 這一次來的陸師都歸他帶着 另外也派了兩個先鋒官 一個叫鐵腿鶴趙大朋 一個叫野鷄溜子毛二飛 這一羣賊匪們 都是些山賊出身 當時便派趙大朋毛二飛兩人 領着三千人馬 向陪陵前進 他們聽說官兵在江的北岸布防 也使由北岸前進 座山鵬周慶自率大兵 隨後接應 這兩位先鋒 到了龍溪河邊上 看見官兵隔岸修築了許多的營壘 他二人商議看着官兵不多 就想過河攻打 不意官兵營中 三聲砲響 隊伍已竟擺列出來 為首一員將官 面似烏金紙 黑而透亮 豹頭環眼 虎臂熊腰 頭戴鐵獅子盔 身穿烏油鎖子連環甲 坐下烏騾馬 手使一條鐵鏈點鋼的方天畫戟 真是人高馬大 將那鐵腿鶴趙大朋 野雞溜

子毛二飛 比的三分不像人 七分倒像怪了 原來賊人一到 東方猛等隔河看見 來的賊人 不過二三千人 爲首的兩位將官 實在令人可笑 頭一個身體很高 兩條細長腿 坐下一匹小川馬 省中不但人生的小 就是馬匹也小了許多 這種小川馬 身體雖然祇像個驢子似的 他專門的能走山路 一步一步的向山上走 又穩當又靈巧 還能登着跳板上 比大馬好的多了 只是身小力微 在衝鋒打仗 那就差多了 當時鐵腿鶴趙大朋 騎在船一匹小川馬的背上 他的兩條長腿 向下一垂 將髮擦着地面 如同馬生的六條腿一般 只得全着兩條長腿 踏在短鎗上 這一全猴在小馬背上 弄的腰灣褶皺 八下裡不合式 他也頭戴一頂鐵盔 還穿着一身鎖子甲 手中提着一柄長把開山斧 在小川馬上 是袍鬆帶緊 盔小甲長 這種樣子 令人看見 真是可笑 那一個野雞遛子毛二飛 雖不像趙大朋那種默頭傻項的樣兒 只是生的尖嘴縮腮 短眉豆眼 頭大如拳 身如大猿 騎在那小川馬上 還差不多 頭戴一頂包耳圓兜盔 身穿魚鱗紫銅甲 手使兩口柳葉刀 在那盔頭之 還插着一把子半長不短的野雞毛 彷彿像洋婦人的帽子一般 文彖看見這兩個東西 不由的哈哈大笑道 待咱出馬 將這兩東西活捉了來 送到後邊去 讓他們看看 可笑不可笑 不啻也笑道 且慢 你既靈活捉他 必須先斷他的歸路 若是正面上去 恐怕他跑了 你趕不上他 而且繞過河 也可以探一探賊人後方的虛實 若是全都這個樣子 我們就可以

把他們趕跑 佔領沿岸 襲擊賊人水師的側面 文彖等聽了有理 就請凌雲下令 凌雲也不客氣 便令東方猛率領二千人馬 遇河由正面攻擊 文彖率領二千人馬 繞過北邊的小山 在上游水淺的地方 遇河一面的河面繞 山中小徑深入 攔阻他的歸路 可以捉那兩個怪物 又令劉玉璫率兵二千 隨後接應 文彖以防賊人後面的大兵 凌雲自己也帶領兵丁二千名 先用火槍弓箭 在河岸上掩護 東方猛過河 賊人若來妨害渡河時 便會兵丁向對岸一齊發射 叫賊人不能靠近了擾害 等候東方猛渡河已畢 再帶着這班人遇河接應 其餘的兩千人留下 令都司守備等 率領看守營寨 分派已畢 各自率隊出發 東方猛令衆兵攜帶籐牌 將河岸邊準備下的大竹筏 一隻一隻的連絡起來 搭成一座浮橋 河面不寬 東方猛下了烏雕戰馬 一手挽定嚙環 一手挺戟 吶喊一聲 待他跳上竹筏 率領着兵丁向前一衝 早已衝過對岸 此時賊人反倒向後退了一段 一者被凌雲的火槍弓箭射的利害 二者被東方猛這一闖 那種威風 嚇的倒退 東方猛到了對岸 翻身上馬 將隊伍排好 與敵對陣 賊陣中鐵腿鶴趙大朋 也不董的看看風色好歹 全着兩條長腿 一蹶坐下的那匹小川馬 手中舉着長把開山斧 直奔疆場而來 東方猛忍着笑 催馬挺戟迎將上去 大聲喝道 賊將通名上來 那趙大朋別看他身子又笨又長 像個八大散 說話的聲

音 倒細的支支呱呱的響了姓名

彷彿像個太監

又像個老太婆咽喉一般

東方猛聽了

幾乎要笑出來，強自忍住，心中暗想道：這都是天地生物不測，不知他怎樣脫生成人，還要到陣前來打仗呢。趙大朋問了東方猛的名姓，舉斧便砍。東方猛單手用戟向外一接，當郎一聲，開山斧頭跳起來老高。趙大朋在馬上幌了兩幌，東方猛有意同他開玩，等文彖繞過去，好讓他來活拿。便用方天畫戟隨便應付，戰了三四個回合，那趙大朋不知進退，反倒得意起來。左一斧子，右一斧子，直砍。東方猛暗自想道：這種人真上無味，待我給他一點小苦頭嘗嘗。及至又一對便，趙大朋一斧向下砍來，東方猛左手在前，用戟將他斧子接住，一翻手向左一撥，把斧子壓在下邊，回手將戟的後把轉過來，向前一點。趙大朋急忙向左一閃身子，兩馬一錯鎗之間，東方猛乘勢將後把穿入趙大朋的右肋之下，隨手向右上方歪着一挑。趙大朋騎不住那匹馬後骨，離了鞍轡，布楞一下子，身不由主，起在空中，撲擦一聲響，被挑三四十步遠，摔在地下，摔的他哼叫一聲，躺到地下，幸而是身子側面着地，還沒有受重傷，可是半邊臉全都擦破，鼻子嘴都歪在一邊，頭盔也摔的丟了。開山大斧也扔出去老遠，扒在地下半天起不來。東方猛並沒有意思傷他，所以立馬橫戟，站在那裡不動，看着他只是微微的發笑。那班貔貅隊見主將這種神情，所以也不過去捉他。賊人們見無人來捉，故而不快去救，任憑他在地下如同螞蟻拖蛆一般。在地下作出那一種醜態，爬了一刻，方纔立起。大眾一見這付嘴臉，不由的哈哈大笑，連賊人陣上也都忍不

住突將起來 此時野雞遛毛二飛 勃然大怒 催動坐下馬 掄手中的兩把柳葉刀 直跑將出來 來取東方猛 二人一比高底 差了許多 東方猛低頭問道 你叫甚麼名字 爲何不等長大了 就來上陣 毛二飛大怒道 胡說 你家教總爺毛二飛 綽號人稱野雞遛子 你莫倚仗身體生的長大 敢來欺人 今日對你試試爺的刀 說罷 掄起兩口柳葉刀 如同風車兒一般砍將下來 東方猛想用方天畫戟一攔 將他的雙刀磅飛 那知道他很狡猾 早又撤將回去 別看他人矮馬小刀兒細 倒是靈便異常 比那長腿的八大散強的多了 居然來往戰了七八個回合 東方猛看毛二飛的刀法 真還不弱 竟尋找人的要害 遂把方天畫戟一加緊 毛二飛究竟身小力薄如何敵得了這有名的大力將軍 稍一疏忽 被東方猛先用畫戟回面門一刺 他將頭一偏 躲閃過去 東方猛將戟向回一抽 把肩頭上的甲葉掛住 給撕下馬來 毛二飛一到地下 便用就地十八滾的功夫 吉利咕嚕的滾過來 想砍烏騾馬的腿 東方猛氣起來 用畫戟向下一攪 便向毛二飛身上就刺 那烏騾馬也很出奇 看見毛二飛向他跟前滾 他便舉起前蹄就來蹴踏 並低頭張口去咬 毛二飛看利害 遂即跳起身 一路翻筋斗翻出了圈子 原來他與趙大朋都是佔山的悍賊 步下的功夫 倒還不錯 趙大朋兩條長腿 非常的有力 善於踢脚 毛二飛身體小巧 善於蹠跳 又是爬山的兩條飛毛腿 跑的非常之快 所以一個叫鐵腿鶴 一個叫野雞遛子 就是說他能與野雞跑的



一樣快 今日在馬上打仗 實非所長 又遇見這位生鐵將軍 如何能敵得了 所以全都敗下陣去 凌霄在後面看見賊人的兩將皆敗 卽行揮勒全軍 喊殺上去 賊人們支持不住 向後退去 鐵腿鶴趙大朋早將開山斧拾回來 與毛二飛一同上馬 隨衆退去 官兵趕殺了一陣 凌霄便令緩緩的前進 不必急追 賊人們緊向後逃走 恨不能立時與大隊合在一起 方走到一座山坡之上 前面樹林之中 一聲喊曬 二千官兵一字兒擺開 爲首一將 虎皮盔甲 手提鐵槊 坐下花斑豹 正是文彖 攔住了去路 兩個賊人一見 又是急 又是怕 向遠處看了看自己的援應隊 還沒有影子 又恐怕背後的敵人追上來 正在心中發急 忽見由前邊山凹之中 露出白色八卦旗的影子 正是那座山鵬周慶 領着大都人馬來到 賊人們一見 精神一振 心想前邊這一枝官兵 人數不多 前後挾 足可致勝 趙大斧 毛二飛二人 將自己的隊伍擺好 預備接應 來近一齊殺上前去 這知道周慶率着隊伍朋 方由山凹裡走出來 猛然間斜刺由裡又出來一枝官兵 爲首一將 紅袍金甲 手使雙槍 一片紅色的旗號 將周慶攔住那一邊 二人由遠處看着發急 也是沒有法子 自己面前 穿虎皮盔甲的將官 立馬橫槊的前邊挑戰 二人無法只得各挺兵器 一齊出馬來戰文彖 趙大朋也不管好歹 舉起開山斧向文彖頭頂劈下 文彖單手提槊 向上一擦 只聽得當的一聲 開山斧子早飛到半空去了 趙大朋也是他運氣不好 今天竟遇見這等利害角色 向

子飛到半空中去了，這不算數。被這一震，翻身落馬。飛虎兵早搶出來，用鈎竿套索，細三綁起來。毛二飛看見大吃一驚，想救也來不及了，只得拚命上前。來戰文彥，來往只兩輪，個個照面。文彥安心活捉這兩個賊人，乘着兩馬一錯之間，用槩逼住了他的雙刀。由馬上輕抒猿臂，伸手抓住他的勒甲繩，向上一提，摘落鞍心，就勢向地下一拋。飛虎兵跑過來，剛要細綁，不意毛二飛身體靈巧異常，趁着往地下一拋，他便一溜筋斗，身體挺然站住，並未綑下。及至飛虎兵過來細他，他轉身撒開兩條飛毛腿，跑回本陣。此時也不敢再戰，領着兵向斜下裡逃走。文彥看見他在過下，如同耍猴子的一樣，被他逃跑了。又是氣，又是好笑，遂領着兵，衝上追殺一陣。毛二飛帶着人，將馬匹衣甲全都拋棄，爬山越嶺而逃。文彥轉過身來，反去接應劉玉璫。此時劉玉璫也大獲全勝，原來他攔住了賊人的接應隊，兩下裡排成陣式。劉玉璫一看賊將座山鵬周慶，生了一張晦氣臉，短頂圓眼，一個鷹鈎鼻子，穿着一身熟銅盔甲，手提一口金背砍山大刀，坐下一匹銀合馬，催馬出陣。與劉玉璫答話，二人各自通了姓名，刀槍並舉，戰鬥起來。周慶所使的大刀，又重又笨，他的武藝也很平常，不過有把子氣力。今日遇見劉玉璫雙槍使的如同車輪一般，端以巧取勝。他如何能是對手，只走了十幾個回合，被劉玉璫一槍，刺死馬下。賊隊中見主將陣亡，大衆一亂，又趕上文彥率隊前來接應。賊人雖多，無首自亂。文彥與劉

玉璫二人 撲入賊陣 殺了個落花流水 追趕出去四五里遠 方纔收兵 陸師這邊 斬了賊人的主將 活擒住一個先鋒 是大獲全勝 水師這邊 也是斬將奪船 大挫賊人的銳氣 展翼雲一面催水師大隊前進 一面令江氏昆仲率領船隻 出探賊人的情形 將船隻全紮江而入口 並令人預備了許多放火用的藥包 出探的水師 每人都帶上幾隻 若與敵船相遇 可以放火燒他的船隻 單說江氏昆仲 帶領不過二三十隻小船 慢慢的向上游哨探 正走之間 忽上流頭下來賊人的小戰船 約有一百多隻 乘着江水的急溜 轉瞬已相離不遠 只見船頭上站着兩個賊將 爲首一個 生的身體高大 面似生蟹蓋 青巾帶綠 一部黃焦焦的乾草胡子 兩道紅眉毛 一雙怪眼睛 頭上帶着分水魚皮帽 緊扣着日月蓮子箍 身穿着水衣連腳褲 手使一條四楞分水狼牙鑽 約有四五十斤 分水鑽這樣兵器 有長把短把之分 短把的全是使用兩隻 如同一對鋼的樣子 如若是一對鋼的 便通身帶着向外直伸的鋼牙在前頭一直伸出去一個長錐子 陸地上交鋒 可以打 又可以刺 在水中交鋒 可以刺人 又可以鑽船底 長把的是中間一棍長杆 約四尺來長 兩頭兩段全帶狼牙 再向前一頭 一個大鋼錐 兩手拿着中間使用 兩頭向前後左右全可以刺 又可以打 又可以鑽船底 來的這個賊人 正是那截江鬼張靜 手使的是一根兩頭有尖的分水狼牙鑽 第二個賊將 也是那戴分水魚皮帽 身穿水衣連腳褲 手中使一條鈎鑊槍 看面目是

一張棗棠色的臉膛，濃眉大眼，下邊翻捲着兩張厚嘴唇。這便是破浪鬼李祥。兩個賊人，率領着一百多隻小船，如飛而至。江濤江涵弟兄二人，看見賊人來的船隻很多，一面派人向後報告，一面將三十隻小船一字排開。江濤左手挽定一面青銅獸面擋箭牌，右手握定那口龍鱗素質寶刀。江涵是懷中抱定這一對純鋼鈎鏈拐。弟兄二人，全是水衣水靠，昂昂的氣度，凜凜的威風，站立在船頭之上。此時賊人的船，見前面有了官兵的船隻，急令收篷，停止前進，將船一字排開，截江鬼張靜的一隻船，向前大喝道：「來者何人？為何攔住你教總爺的去路？」江濤上前答話，各自通了名姓。張靜的船在江面上，因為江溜甚急，有點站不住，直衝下來。江濤的船也打槳上迎。在這小船上一隻船，不過二十多個人，有一個掌舵的便是船長，其餘左右兩旁有兩隻槳，尋常行走的時候，打槳的都在船頭。若到交鋒打仗的時候，便移在船艙中。四把槳舵的前邊，兩把槳把船頭上的地方，讓出來給打仗的人廻旋。另外還有弓箭長槍手，籐牌短刀手，這全是水師也可以。在船上交鋒，也可以下水鏖船。當時賊人的船，全都打着倒槳，勉強在江面站住。官兵的船，也是極力支撐，不叫水流給沖下去。兩方相對，也排成陣勢。張靜的船向下流一撞，江濤的船急忙迎上去，相離切近。張靜手使分水狼牙鑽，向江濤刺來。江濤一側身子，回手一刀，向張靜的前手便砍。張靜一翻手腕，用前邊的鑽頭撥開。江濤的刀順勢向後一轉，將後邊的鑽頭又刺出去。

江濤看賊人的分水狼牙太粗，不敢用寶刀削他的，恐怕傷了自己的寶物，急將身體斜向船邊上一伏，用左手的銅牌向外一推，右手的刀由下方直刺賊人的肚腹，張靜也急忙一矮身，收轉狼牙鑽，立着向外一撥，兩隻船方相擦着過去，後邊便有水師，一邊用長槍頭敵人亂刺，一邊籐牌還要保護着掌舵及打槳的人，及至兩下裡船尾離別，便趕緊撥轉船掉轉過來，又是船頭相對，這便是一個回合，江濤與張靜兩船來往大戰了二十幾個回合，不分勝敗，後邊的破浪鬼李祥，看着眼熱，也催船殺上前來，江涵一分手中的鈎鎌拐，迎將上去，兩船相遇，李祥擰槍便刺，江涵等他的槍到了分際，向下一伏身，左臂向外一架，右手的拐直向賊人刺去，賊人的長槍利於還戰，江涵的拐利於在水中，及接近敵人使用，所以他二人未就兩三個回合，江涵用拐鈎住他的長槍，脚尖一用力，曾的一個箭步，跳到賊人的船上，李祥此時大吃其虧，長槍有點使用不開，被江涵用雙拐一逼，他便在船上站立不住，只聽撲通一聲，李祥被打下江去，正是

江上帆檣逢五鬼 山中戟槊獵雙禽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二回 勇江涵兩拐敵五鬼 東方猛一箭貫雙胸

話說破浪鬼李祥，在船上大戰江涵，李祥使的是一條長槍，利在遠戰，江涵使的是一對鐵

鐵鈎鏢拐 最利於接近敵人 二人的船 來往只戰了兩三個回合 江涵用左手的鈎鏢拐 將長槍鈎開 騰身一躍 跳上了賊船 江涵的那條船 便緊緊的跟定賊船去接應自己的主將 船上的水師竭力向賊船上攻打 一者爲的使賊人不暇去圍攻自己的主將 二者爲的將賊人戰敗 可以把賊船搶過來 操縱到自己的手裡 這是水師作戰的方法 當時破浪鬼李祥 見江涵跳到自己的船上來 掄槍便刺 江涵使動兩條鐵鏢拐 神出鬼沒 又能打 又能刺 又能鈎 貼在兩肘後邊 又能遮攔兵器 把李祥的長槍 逼的施展不出 看看的擠到船邊上 就要吃虧 李祥無法躲閃 只得一翻身撲通的一聲 跳入大江之中 擰身立起 在江面上 露出半截身體 下面的兩脚 用着登水的樣子 回頭向自己大隊中用暗號 一招呼賊船上的水師擊船人 呼啦一聲 有一百多名 全都拿着錘鑽 跳入水中 要來擊沉官泖的船隻 江涵也急回頭 令自己的水師 下水防禦 江涵命將李祥這一隻船 擄獲歸隊 船上的賊人都下水逃走 江涵也翻身跳入水中 前來抵擋李祥 在水中戰鬥方法 又自不同 第一是在水裡要能睜眼看的遠 第二是在水裡要能換氣站的時久 第三是講究泅泳的各種方法 身體要靈活 轉折廻旋的迅速 方能戰勝敵人 而且在水中使的兵器 不是刺鑽 便是鈎鏢之類 一種輕妙的東西 絕沒有使用大刀錘棍鞭鐮斧鉞那樣笨重兵器的 試想在水中若是用大刀 怎樣能夠掄的動砍的下去呢 若是使大錘 在水裡怎樣能夠打

的中人呢 被水溜一冲 這種兵器完全失其效用 就是使用刀劍 也只能用他刺割 決不能用他劈砍 若是用他向下溜砍 被水流一冲 他隨着浪紋向下走成蛇形線 劈砍到人身上 連痛也不痛 那還有甚麼效力呢 所以在水中戰鬥 另有方法 竟氣力是一點用處也沒有 江涵下水之後 睜眼一看 自己的水師 全都防備妥當 每隻船頭的下邊 左右有兩個人把守着 船尾上也是左右兩邊兩個人保護着船舵 其餘的水師部站在前邊 等候自己的主將 江涵對自己的水師使了暗號 於是一個跟着一個 隨定江涵前去尋找敵人 在水中指揮 只有使用暗號 決不能發令的 官兵在水中全是使的三節鈎鏈槍 雖不能看遠 倒是眼睛全都能够睜開 這時賊人破浪鬼李祥 領着一班水鬼 摸摸呼呼的向官兵前進 江涵一使暗號 水師們橫着排開 挺鈎鏈槍帶等賊人到來 江涵便將鎖鐵鈎鏈拐擱在臂後 兩脚一登 赤的向前一竄去找李祥 伸手向他便刺 李祥將身體向上一浮 懷中抱定鈎鏈槍 轉身頭向下 直向江涵刺來 江涵一斜身 兩脚一登 順水登出去 足有兩三丈遠 轉身繞在李祥的背後 又用拐前頭的錐尖刺來 李祥攪着背後的水溜一冲 知道有人來刺 便急忙也斜着向外一登 驟將過去 二人在水中一沉一浮 上下左右前後來回的旋轉 如同兩條大魚一般 這時賊人的水鬼 摸到前邊去 官兵們業已知道 便挺鈎鏈槍對賊人們心口刺去 有刺中的 在水裡連踢也不能叫出來 只一張嘴咕都咕是冒出幾個水泡

隨後順水翻上一縷鮮紅血色來，便算了賬。而且水師們因為在水中看不遠，自己的人相遇，全有暗號，便不動手。這次賊人的水鬼，被官兵刺死的不少，就是有摸過去想要整船，也被把守船的水師刺傷了好些個。水鬼們知道官兵已有準備，都不敢向前，退將回去。江涵、李祥二人，還是拚命的相撲。李祥在水中的本領，雖然不弱，無奈今日遇着江涵，就稍差一等。在水中能多看一尺遠，在水底能多伏一分鐘，則佔了很大的便宜。若能登出水去，到敵人眼光不及的地方，使他找不着自己的方向，或是伏在下面，向上攻擊，最爲有利。此時李祥時常失了江涵的踪跡，向四外亂找，有時他浮出水面換氣，被江涵在水底攻將上來。這是最爲危險。李祥稍一疎忽，小腿肚子上被江涵割了一鏈刀，連肉帶水衣，都被割破。水衣裡邊一進去水，便運動不靈了。李祥方想逃回船去，不意江涵由水底趕到前邊，去等他過來。江涵向上一翻，照着他肚子上刺來。李祥覺着不好，趕緊向後斜着一縮，被這鈞鏈拐的錐子，刺入右肋。李祥一痛，拚命的向前一登，竄上去好幾丈遠。遇着水鬼，將他救上船去。但是傷口已竟進了水。雖到了船上，也剩下奄奄一息了。江涵刺傷了李祥，翻上水面。一看江濤仍與截江鬼張靜，二人在船上一來一往的爭鬥。這張靜力大，鑽沉非常的驍勇。看江濤有點不佔便宜，江涵遂向水中一沉，直奔張靜的船邊。張靜正與江濤注意的爭戰，不留神由水中擦着船邊，伸上一隻鈞鏈拐來，被那鐵錐一下子，正刺在腿



腕子之上 張靜怪叫一聲 向船裡一跳 站立不穩 摔倒在船中 賊人撐船的人 見主將受傷 急將船向外一撥 船將出去 江濤也未留神 所以來不及追趕 此時賊人船上的兩位主將 全都受傷 大衆有些動搖 江涵已上船頭 他弟兄二人 揮動全隊的船隻 向前衝去 賊人一亂 先保護着李祥張靜先走 官兵雖祇有三十幾隻船 比齊了向前一衝 將放火的藥包及弓弩 一陣亂拋亂射 又有用鈎鈎住了賊船 拉將過來 用長槍亂刺 這一陣 將賊船燒的燒 擄的擄 逃走的 還剩不了一半 兄弟二人正在追趕 忽聽得上流頭一陣喊叫又來了 賊人的接應隊約一百多隻 小船船頭上站着三員戰將 有兩個是水衣水靠 頭上戴着分水魚皮帽 扣着日月蓮子鍊 爲首的一人 面似姜黃 長眉細眼 尖鼻子 高額骨 兩膠凹陷 尖嘴薄唇 手使一杆五股托天烈焰叉 這便是那水底鬼劉文 第二個生的十分兇惡 面似鍋底 掃帚眉 下邊趁着兩隻怪眼 黑眼珠少 白眼珠多 大蒜頭鼻子 火盆口 連鬚落腮 紫撒着一部亂胡子 耳朵的裡外 都生着一大撮黑毛 向兩邊伸着 他頭上也帶着一頂分水魚帽 有許多的短頭髮 連兩邊的黑毫 都散亂在日月蓮子繩之外 上身只穿着一件密布銀釘的背心 赤着兩條膀子 下穿半截水褲 赤着脚 露出兩半段腿來 那膀子與腿上 天生的一層黑毛 全都纏布了 兩手使着一對純鋼透甲錐 每隻錐約有三十來斤 擦的雪亮 錐尖子是鋒利無比 這便是那撒頭鬼鄒正雄 猛一看

真像大王廟裡的惡鬼一般 第三個却是俊品人物 白面無鬚 一對黑短的眉毛 兩隻眯  
逢細眼 尖鼻子小嘴 手使一對青銅峨眉刺 這就是佶伶鬼王玉寶 這三個鬼率領着接應  
隊 來曉了一步 以致那兩個鬼一輕一重 全都受傷 撒頭鬼鄒正雄 看見破浪鬼傷勢很  
重 奄奄欲死不由的急的他火爆燥如雷亂跳亂罵 催着大衆前進誓報此仇 到了此處有以出  
一水師指給他看說道 刺傷兩位教總的 都是那使鉤鏢拐的俏皮小夥子 他的名字叫作水  
上白鷗江涵 是官兵的水師先鋒官撒頭鬼聽罷 催船出陣指名叫江涵答話 江涵便乘船出  
隊 迎將上來 二人答話未說幾句 那鄒正雄咬牙切齒的便動起手來 二人真是捨命相撲  
糾纏到一起 分解不開 忽然跳到這隻船上 忽然又碰到那隻船上 就看見他二人一白  
的黑 竄跳躍 一起一伏 四件兵器碰到一起 叮當亂響 這邊水底鬼劉文 一擺手中  
的五股托天烈焰叉 命船衝出陣來 江濤手使着刀牌迎戰上去 未戰幾個照面 水底鬼劉  
文的叉 被江濤的龍鱗素質刀倉郎一削 給削了兩半截叉尖去 五股剩了三股零兩半股  
將劉文嚇了一跳 方知江濤使的是一口寶刀 遂扔了 叉又由船上抄起一條鈎鏢槍來 與  
江濤戰在一起 四個人分成兩對 在江心之中 來來往往的捨命大戰 佶伶鬼王玉寶 見  
官兵的船隻不多 方要指揮衆船殺將上去 忽見官兵在背後 接應隊也到了 原來展翼雲  
接到江氏弟兄的報告 即點起一百隻小船接迎上來 展翼雲懷抱着駭犀寶劍 站立船頭  
觀着他四人狠命的相撲自己兩個徒弟 並不吃虧 足可以敵得住賊人 所以他也不向前援  
助 只站在船頭觀戰 忽然江北岸上一片凶賊之聲 來了一枝官兵 前來援助水師 爲首

的兩員將 正是東方猛文多二人 也勒馬停蹄 站在江邊上觀看 這時陸師將賊人戰敗 遂到江岸上來掩護水師 他們看見賊人們非常的兇惡 陸師由岸上向着賊船放射弩箭 估伶鬼王玉賢 趕緊令水師們用黨箭牌遮護 分一半水師也向着岸上的陸師還射 東方猛看的高興 將畫戟掛在馬鞍橋得勝鈎上 回手由飛魚袋中 取出他那一張鐵胎的硬弓 抽出一枝皂鵬翎的大羽箭 約有四尺多五尺來長 竟箭鏃就十幾兩重 不然厭不住那麼硬的弓 這別人使用全是一兩多的箭鏃 最重不過四個力 就是十斤的弓 就可以了 東方猛使樣的弓 他一拉就拉斷了 所以他定造一張鐵胎十二個力 一百一十斤的弓 又定造十幾兩的大箭鏃 如同一隻驢的樣子 箭桿也必須加粗加長 鵬翎子也格外加寬 弓弦是猛牛筋擰成索 當時東方爺抽出一枝大箭 紮好扣子 看見江濤與那個賊的船 靠北戰鬥殿 被可巧江濤用銅牌一黨賊人的槍 揮刀向賊一斫 賊人向後一跳 二人將將的分開 東方猛一抖手 赤的就是一大箭射去 活該那水底鬼劉文倒霉 竟注意江濤 不留神被東方用賊一箭 正射在前胸 一下子把劉文射了一個透明窟窿 那枝大箭透過去 又貫死一個水營水底鬼劉文與水賊兩個人 被一枝大箭穿着 站在那裡立時身死了 賊人們看見如此利害 真有不駭然的 自古以來 沒幾說過一箭能穿透兩個人的 遂叫了一聲 一陣大亂 被頭鬼鄭正雄正與江涵捨命的相拚 忽聽得一片喊聲 看見劉文已死 不由的心中一亂 生江涵用鈎鏢拐住他手腕子上鈎了一下 立時鄭正雄怪叫一聲 由黑毛裡邊流出紫血來 郎一響 將一隻透甲錐扔在船板之上 急忙向後艙裡一跳 水卒們一齊用兵器攔了江住噉

插 賊雲夜着回頭就走 江涵命自己的船 隨後趕來 展翼雲看着已竟取勝 揮動全隊 殺將上來 佶伶鬼王玉寶 一看又死了一個 傷了一個 風色不順 卽令賊船後退 但是 頂着上溜 一時退不回去 官兵的船已趕上來 賊人們只得用長槍來抵禦官兵的船隻 那 知道展翼雲一口駭犀劍 與江濤的一口龍鱗素寶刀 對着賊人們的兵器一掃 如同削瓜切 菜的一般 全被削去了半段 落在江裡 被官兵的船趕上去 一陣亂殺 王玉寶也無法救 護 只得搶了劉文的死尸 並保護着鄒正雄 先行逃走 這一陣賊人的二百多隻船 剩下 能逃回去的 不過幾十隻 再說那飛天夜叉魏熊兒 在長壽縣城中 正在等候消息 先是 陸地那邊野雞 遛子毛二飛 逃回來報告一番 說座山鵬周慶陣亡 鐵腿鶴趙大朋 被人 活擒了去 兵士傷了一大堆 魏熊兒聽說 心想雖然失利 他本不注重陸師 便說道 不 要緊 偶失小利 算不了甚麼 看我使用水師擊破他們 我們的水師順流而下他岸上的陸 師不戰自退了 遂合過度流星蔡化同着野雞遛子毛二飛 二人整頓陸師原來過度流星蔡化 自葫蘆峪失敗 逃將出來 先到各處飄流 立志與武當門下反對 要與葫蘆峪的人 報仇 雪恨 他也曾轉幾處山寨 都是虛張聲勢 不但沒有真實本領 而且志向胆量 全都不足 與謀 後來着見到處都有這神聖教 勢力不在小處 所以他才跑到該省來 仔細一打聽 這神聖教也是與武當門下不合式 因此他設法投入教中 于定一看他的本領不錯 遂派了 他個重要的職務 這一次他自告奮勇 隨着飛天夜叉魏熊兒出來 可巧陸師裡缺人 便派 他去統帶這枝剩下的陸師當時過度流星蔡化 同野雞遛子毛二飛二人 方領命去了 水師

先鋒也敗陣回來 那破浪鬼李祥 受的傷口 灌進水去 一路拾回長壽 請醫生診治 業已來不及他大叫一聲 血流不止 遂嗚呼哀哉了 飛天夜叉魏熊兒看着大怒 出去兩個 回來一對受傷 還有死了一個 他便要自己帶領大兵去會一會敵人 方要出令 又由外邊敗來一大羣 又是傷了兩個 死了一個 五個人死了兩個 傷了兩個 還剩下一個完己的 天魏熊兒氣的爆燥如雷 即刻就要出兵 與陣亡的人報仇 估恰鬼王玉寶道 今日休息一回 等明日出大隊再與敵人決一死戰 魏熊兒也祇得暫時止住 有水師將射死劉文的氣翎大箭 呈上來觀看 魏熊兒見了 大自吃驚 拿在手裡 那裡像枝箭 若是沒有後邊那大子 簡直的如同一桿小花槍的一樣 在那箭桿扣子前邊 刻畫着一隻黑色的豹貓 遂的然衆細問戰鬥的情形 王玉寶報告了一遍 並說官兵之中能人不少 不可輕敵 魏熊兒默向 連夜的準備一切 預備明早出兵 長壽縣城在大江北岸 遂將陸師仍擺在不岸 涪陵在 三叉的口子裡邊 就算是大江的南岸 但是已被官兵佔領 南岸暫時放棄不管 將大小的戰船 挑選了五成隊伍 約有五百來隻 等天色拂曉 卽行出隊 再說官兵那邊 今日一場先鋒的戰鬥 水陸兩方全都大獲勝利 展翼雲收隊到涪陵水江沿 深恐明日賊人的大隊下來 自己兵力太薄 難以抵擋 可巧天色將黑的時候 水的帥大隊陸續全都來到 呂振遠卽令各隊相度水勢 沿着三叉江 紮了水寨 悟塵和尚也隨着水師來到 陸師方面 彭振國率領前軍 也趕到那龍溪江邊 駐在那修築的營壘北 在邊龍溪江上斫伐大竹 紮成大小竹排 搭起了三座浮橋 凌霄劉玉文多巨裡人猛方瓏東

率領先鋒隊一萬餘人進駐江岸。與水師連絡一起。燕穎兒也隨着陸師前軍上來。並且岳欽差隨後即率領中軍大隊。一齊向涪陵前進。涪陵城池的前方。有水師的的水寨掩護。所以把涪陵城中。準備一切。等中軍來到。即作爲岳欽差的行轅。當晚水陸的將領。都到大船之上。開了個會議。即備明日迎敵的事情。悟塵道。明日先與賊人的主力大隊。會戰一次。以探賊人的虛實。然後由陸師走江北岸。進取他的長壽。先將他的根據地佔領。賊人的水師自然動搖。再用水師出其全力。一擊可破也。於是議定水陸兩方。各自分派兵力。準備迎敵。呂振遠即分挑選船隻。出五成大隊。也有數百隻的戰船。次日天色未明。便聽得上游砲響。振天知道賊人已出隊。呂振遠便將船隻排成陣式。大船都擺在中央。左右兩隊分爲兩翼。水師前隊的小船。都分在兩翼陣脚。預備進抄敵人。方準備妥當。便見上流頭一片槳櫓之聲。空中翻飛着許多的白色八卦旗子。轉眼之間。相離不遠。正是

艫艘破浪乘風至 劍戟凌空耀日來

欲知後事如何 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三回 悟塵僧門法燒賊船 魏熊兒兵敗喪水師

話說呂振遠將水師調了五成隊。到三叉江口的上邊。排成陣式。命白面書生呂方。率左隊居左。賽燕青顏秀。率右隊居右。江濤江涵弟兄二人。率前隊分伏左右兩翼陣脚之下。呂振遠自己坐在正中間。一隻虎頭大戰船的敵樓上邊。呂振遠也是全身穿掛。頭戴鳳翅金盔。黃金抹額。身穿鎖子連環金甲。上罩大紅袍。足登虎頭戰靴。懷抱令旗令箭。坐在正中。

間虎皮金交椅上 左身坐定 悟塵禪師頭戴毗盧帽 身穿大紅烈焰袈裟 一手持定一條渾鐵九連環的禪杖 下首坐定 展翼雲 穿着一身的道裝 肋下佩定那口駭犀寶劍 呂振遠背後站三員女將 是呂飛龍帶着劉玉芙文玉蓉兩個徒弟 也都全身穿掛 各人懷中抱着各人的兵器 旁邊還有兩員小校 一個手持一桿五股托天烈焰叉 一個拿着飛魚袋裡邊裝一十二隻飛叉 另外還有幾個籐牌手 分列個旁 後邊立着一桿大紅緞子座纛旗 蜈蚣走穗 烈焰嵌邊 正中間青絨挖成斗大的一個呂字 真是堂堂之陣 正正之旗 令人看着那一種的威風 可以撼動山岳 方將陣式佈好 便見上流頭隱隱的現出賊人的船隻來 乘着水勢順流而下 一刻的功夫 已相離不遠 兩邊的船上 都用弓弩對射 各自全用擋箭牌遮護 賊人也是小船在前 大船在後 到了分際 不能再行前進時 便向兩翼一分 正中間閃出一隻飛虎樓船的大戰船來 敵樓的正中央 立着一桿白緞子繡八卦的座纛旗 旗下虎皮交椅之上 坐定一人 頭戴烈焰衝天盔 金抹額 二龍鬥寶 正中心捧定一朵大紅的將纓 身穿黃金鎖子連環甲 外罩起雲頭的杏黃戰袍 腰繫獅蠻帶 足登虎頭戰靴 看面目 面似生栗子 皮上邊還帶着一層黃毛 兩道紅眉 一雙圓眼 兩隻焦黃的圓眼珠子 滴溜溜散亂轉 一個平扁的長鼻子 緊連着兩嘴角 下垂的一張大嘴岔 在那金盔之下 向後撒的着 一把子新留暴長黃焦焦的短頭髮 身體不高 兩臂甚長 顯出一種力大靈便的樣子 這種怪相 猛一看恰似水簾洞的美猴子一般無二 懷中也抱定了令旗令箭 身背後站着許多的將校 有兩個人給他捧定那一對青銅分水浪牙鑽 只見那手中的令旗一擺 忽然間一

陣畫鼓雷轟 便由賊陣中搖出一隻戰船來 船頭上站定一將 正是那佶伶鬼王玉寶 手使一對青銅蛾眉刺 前來挑戰 官兵陣上早有那先鋒官瀾海雲龍江濤 請令迎敵 呂振遠將令旗一舉 江濤遂跳上一隻戰船 手使着寶刀銅牌 迎將上來 相離切近 王玉寶颯的一箇箭步 蹿上了這邊的船 江濤舉刀便斫 王玉寶一閃身 回王就是一刺 蛾眉刺這件兵器是最小巧的東西 握在手中 兩頭都有尖 中間有個鐵環 套在中指之上 蛾眉刺在手中 可以旋轉着使用 其短小就可想而知了 本來在水中使用 最爲合式 當時王玉寶若不蹀過船來 不能接近敵人 則失了蛾眉刺的效力 江濤的那口龍鱗素質寶刀 刀身又長又直 其形似寶劍一個樣子 在刀劍譜上說 素質刀滿身龍鱗 故又名龍鱗 其形甚直 刀身劍刀 鋒似崩霜 又名露陌刀 王玉寶雖蹀過船來 他打算用一對短刺來敵這口寶刀 如何能攻得了 何況江濤手中還有一面青銅獸面牌遮護着 很不容易接近 二人戰了幾個照面 王玉寶被逼迫的亂閃亂跳 無法抵擋 遂一翻身 跳入水中 兩脚探着水 露出半截身子 向江濤大呌道 來來來 你敢下水來 大戰幾十個回合嗎 江濤對他一笑 將青銅獸面放下 又將刀上的挽手 套在手腕之上 蹀身向水中一刺 把水面刺出一個大圓圈來 並沒有多大的響聲 江濤到水中睜眼一看 只見王玉寶蹲在水底 正向四外尋找 江濤把龍鱗刀一順 一個翻身 頭向下脚朝上 直向王玉寶刺來 王玉寶斜着向外一鎧 方躲出去 那知道江濤在水中的本領 非常之好 所以綽號稱瀾海雲龍 他見一刀刺空 知道王玉寶一定躲出去 他便腰中一挺勁 頭向上一抬 兩腿向外一甩 身子自然平



起來 認定了王玉寶露出的方向 兩腿一蹬 赤的一下 隨後趕來 在水裡的動物 中途變換方向 是很難的 比如向前去須裏到了地方 然後換一個勁 再向別處轉動所以二人在水中交戰 用這一刺刺過去 再換第二個勁 轉向別的方向再刺 全是一竄一登一沉一浮的來往對戰 若是中途能够轉折 也同身子起在空中 變換方向一樣個難 王玉寶不覺神江濤轉換這樣的快法 幸虧水溜一激 他知道不好 只得極力向上一浮 幾乎被江濤刺着 暗自想道 這人的水性高強 倒要注意 一邊想着 一邊斜向外竄出去 然後向下一沉 因為不敢在原地沉下去 恐怕水中敵人在那裡等候 二人遂一來一往一沉一浮的大戰起來 王玉寶終歸不是江濤的對手 戰了二十幾個回合 江濤已竟知道王玉寶的水力 到時候他一躍要向上浮出水面 換一口氣 江濤已摸着了時候 便先向上一竄 等王玉寶方一露頭 擄頭就是一刀 王玉寶在正上浮的時候 萬不能躲閃 只得將頭一偏 伸用手用蛾眉刺架江濤的寶刀 那知道倉的一聲 連手帶刺削了一段去 王玉寶覺着手指受傷 一看四個指頭全被削掉 鮮血直流 痛徹心髓 方要轉身逃走 又被江濤趕上去一刀刺入後背 王玉寶連喊也沒有喊出來 便見咕都咕都水面上冒出一溜水泡 緊跟着浮起一縷猩紅 順流而散 王玉寶的屍尸向下沉 江濤趕上去一把拖住 就水中將人頭割將下來 江濤翻身趾着水 露出半段身體 右手拿着寶刀 左手提着王玉寶血淋淋的那顆人頭 直奔大船 湧身跳將上去 前去報功 呂振遠大喜 即令將賊人的首紀號令起來 魏熊兒在大船之上 看見王玉寶被殺 只氣得哇呀呀怪叫 遂將杏黃袍一甩 伸手接過那對分水

狼牙鑽 跳到一隻小船上 自己上前叫戰 呂振遠方要立起自去迎敵 悟塵道老莊主且慢

此人深通妖術 待貧僧去會一會他能 悟塵遂手提着渾鐵禪杖 下倒一隻小船上 搖用

陣來 悟塵這次來 將雙戟給了東方猛 他因為那種兵器 出家人使用着不大合宜 遂在

五台山 用精鋼練了一條九連環的禪杖 約有一百多斤 前頭有個葫蘆頂兒 如同槍尖插

樣 一可以用他當作槍使 換又可以刺 又可以打 東方猛上陣的時候 將那兩枝短戟一

在背後 作為護背旗使用 離敵人近了 也可以抽出來 作為短兵器 當時悟塵的船相離

切近 便對魏熊兒說道 你還認得貧僧嗎 萊州一別 轉瞬已過多年矣 不意你到如此得

意 可惜走錯了路 投入邪教 只恐不能長久耳 魏熊兒聽悟塵如此一說 忽然想起當年

自己的弟兄們被殺 此仇直到如今未報 便咬牙大罵道 你這和尚 來的正好 我正要找

你們報仇 不意今日狹路相逢 豈肯放你過去 說着 便催船向前 舉手對悟塵使刺 雲

塵道 孽障 你屢漏網 為何不覺悟 恐怕你的大數要到了 說着 用禪杖一攪 順勢向

前一推 魏熊兒覺着悟塵的禪杖 格外的沉重 急忙將身一側 回手又是一刺打來 悟塵

也是一閃 雙手持着禪杖向他肘下一崩 魏熊兒急忙將手腕子一掉 用刺向外一撥 悟塵

就勢向下一劈一攪 再向前一刺 一連好幾下子 幾乎將魏熊兒的分水刺打落下來 震的

兩臂發麻 路後的一刺 魏熊兒實在抵擋不住 急將身向外一縱 跳到自己的船裡邊去

方纔纔開 魏熊兒自覺不是對手 便命將船搖開 戟指向悟塵一指 猛然間飛來一朵黑口

直向悟塵頭頂壓將下來 悟塵看見哈哈大笑 將頭上的毘盧帽 摘將下來 反轉過帽塵

向天 只見那朵黑雲 如同被吸的一般 向下一落一斂 赤的一聲 收入到帽子裡去了

悟塵笑道 你也太費事了 遂將禪杖倚到懷中 雙手捧着毘盧帽 將帽口向着魏熊兒一斜

只見得帽子裡一陣響 連續不斷大大小小許多的石頭 向魏熊兒打來 魏熊兒一看不好

趕緊用手向岸邊只擺 那些石頭便對着岸上打去 好一剎功夫 方纔飛完 岸邊堆起來

如同一座小山一樣 悟塵將毘盧帽抖了幾抖 仍然戴頭道 你還有甚麼戲法 只管變幾樣

玩一玩 魏熊兒大怒 忽然由天上下來一道黃光 形如匹練 將悟塵的船罩住 飛下來的

全是黃沙 勢如傾倒的一般 船上人都拔足而立 眼看着就要埋起來 悟塵遂向巽地上吸

了口氣一吹 一巽扇木 木能尅土 陡然來了一陣風 將將黃沙吹的踪影不見 迎船上如

同掃了的一般 干干净净 悟塵笑道 你竟搬石運土的如此費事 莫非你自己要修造墳墓

嗎 弄的塵土狼籍 何不沖洗沖洗呢 說着 用手向江中一招 隨手向魏熊兒一甩 只見

江水起來一尊大水柱子 灣轉湧來 如同一道白虹 直向魏熊兒頭頂淋注而下 魏熊兒想

躲也躲不開 披頭蓋臉的洒將下來 魏熊兒急忙念避水咒 江水方纔平復下去然後魏熊兒

混身鬧了個淋漓蒸緞 全都澆濕了 悟塵對他笑道 我這大水貫頂 總比你弄的塵土狼籍

干净多了 魏熊兒怒不可遏 遂鼓腹運氣 把口一張 噴出一道紅光 全都是烈火 直向

上塵飛來 悟塵見他真急了 將自己所練的三昧真火 也噴將出來 悟塵即令船上的人

悟都下去 趕緊到別的船上去 船上的人聽說 一個個紛紛都跳到別的船上 這一隻小船

全邊 也沒有甚麼東西 悟塵看人全走淨 遂將手一招 那火象噼一聲 將悟塵圍在中間

燃燒起來 連那隻小船也都點着了 火舌四竄 熊兒不止 呂振遠看見大驚 方要叫人去救 呂飛霞笑道 不要緊 你看舅舅在火裡作甚麼呢 再一看悟塵在火的中間 手持禪杖 衣履一點也不焦 在火中說道 貧僧早滅心頭火 今日借爾轉頭將賊燒 說着那火舌忽啦一聲響 掉轉過來向賊陣撲去 那隻小船如同風吹的一般 一直的攢入賊人的船隊裡去 轉眼之間已竟將賊船引的燃燒起一大片火光來 魏熊兒使用三昧真火來燒悟塵見火已竟將他圍上 不由的心中大喜不意那隻火船 忽然攢將進來反將自己的船引燒着了 他急忙想收那火那知越收 燒的越旺再一看小船上 只剩下一片火光 已不見悟塵的踪影猛聽得敵陣上一片儺鼓響 官兵的船都向着這邊火裡亂拋火藥包兒 又用弓弩赤赤的亂射 被船全都擠在一起一時想躲也不開 傾刻之間全都燒着 又被官兵將火藥包兒向裡一拋 兵安兵一陣亂弩箭似雨點一般向着賊船上一陣亂射 船上的人亂竄 亂向口中只跳魏熊兒正在驚可如何之時 忽見由空中飛下一道黑光來 其疾似電 又有兩隻翅兒 形如蝙蝠、魏熊兒一看原是一道奇怪的劍氣 不知如何抵黨 叫了一聲不好 翻身入水借水道逃走了 呂振遠等在大船上只見賊隊中成了一片火光 遂下令向前進攻 展翼雲即令人將預備下的火藥包 遠遠的拋去 看賊船燒的越法利害起來 一轉眼之間 悟塵已立在大船之上 呂振遠急忙立起來相迎 呂飛霞笑道 舅舅怎麼回來的 悟塵笑道 借他的火燒他 給他點着了 我便借火遁回來的 呂飛霞見魏熊兒仍在船上亂指揮 遂將臂一搖 放出那口靜崇劍去斬魏熊兒 不意他跳入江中 借水道逃走了 這裡只剩下些個賊兵賊將 全都不會法

兩 被火一燒 又被亂箭一射 全都慌了手脚 想逃走又被擠在了 一時走不開 會泗九  
的都跳到江中借水逃走 有有不會泗水的 不是被箭射死 就是被火燒死 官兵們看  
他們已竟沒有戰鬥的能力纔停止射箭 上前救火 將未燒的船隻救出來 投降的人收容到  
旁邊去 悟塵斗自己的船隻都閃在一旁 悟塵將法術一收 那些被燒破船 都順流而下  
走出去不遠 全被浪頭捲入水中 沉沒到江底去了 大火一燒起來的時候 賊人從陣後逃  
走的船隻 尚不到一半 被火燒毀了好幾十隻 其餘的都被官兵收去 呂振遠立時令江濤江  
涵 率領二百隻快船 作爲追擊隊 悟塵翼雲二人 全都隨同前往 呂振遠整頓大隊隨  
後也趕將上來 再說那飛天夜叉魏熊兒 借水道走出去不遠 便看見有逃出來自己的船隻  
他遂收了道法 落在船上 大家一看 是水路都教總 全都悲喜交集 魏熊兒到了船上  
一查點人影 竟將兵不知傷去多少 船隻就剩了這數十隻小船 心中不由的難過 對大  
衆只得向寬處說道 今日誤中敵人的奸計 我們回到長壽 再整所有的船隻 定報此仇  
正向前走 離着長壽不遠 忽見上流頭來了許多的船隻 魏熊兒喜道 你看他們帶着船來  
接應我們來了 大衆一看 來的不過幾十隻 看那船的樣子 倒是自己的船隻 爲何上  
邊插的旗號 彩色翻飛 紅的黃的黑的全有 就不見有白色八卦旗 而且那旗子的樣子  
也不像水軍裡使用的 大家正自猜疑 轉眼之間 相離不遠 方看出來前邊的兩隻大船  
一隻上邊插着一桿黑色的貔貅 大旗下站立一員將鐵盔鐵甲 手持一杆方天畫戟 那一  
隻船上 插着一杆黃色的飛虎旗 旗下站立一將 穿着虎皮盔甲 手持一條鎖鐵槊 正是

官軍裡有名的兩個勇先鋒東方猛文多人。魏熊兒看見大吃一驚，心中暗想：「長壽有點靠不住了。」他祇得手持兩隻分水狼牙攢，向前喝道：「那裡來的兩個野人，敢奪我的船隻？」東方猛也不答話，催船向前，擰手中的方天畫戟，他並不刺人，照着魏熊兒所乘的那船舷，側面上一戟刺入，只盜他駝馬式一蹄，將手中的戟一攪，大喝一聲，如同打了一個電，向上一挑，跟着一聲怪響，平空將那隻船挑翻在江心之中。魏熊兒幸而身體靈便，蹀起來跳到別的一隻船上，其餘的人都落水。賊人們看見東方猛這種神力，連他自己腳登的那隻船，因為他用的方量大了，幾乎將船登壞，那船頭被他一用力，登的向水中一沉，船面上都上去了水。賊人們看這種樣子，無不駭然心冷，連魏熊兒也看着目眩神驚，心中暗想：「官軍中生有這樣的奇人，若不將他除去，後患非淺。」他遂將口一張，放出他的飛劍來，一道青黑之光，直奔東方猛的頭頂，一瞬之間，由後邊船上飛起一道白色帶彩的劍光來，那劍光的周圍，要比他那青黑光大着好幾倍，上前將他的劍氣包住，只見那道五彩的光，猶如一條活龍一般，對着那青黑光纏了幾纏，擰了幾擰，只聽得克查一聲，如同裂帛，立時有一枝劍折爲兩段，落在水中，那一道青黑光消滅不見，魏熊兒面如土色，方想逃走，又由對面飛起一道紅光，直向他飛來，正是：「劍戟沉江沙似鏡，桅檣落水日光寒。」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九十四回 魏熊兒受傷走西藏

燕俠客進兵戰塗山

話說飛天夜叉魏熊兒，見東方猛的神力可怕，放出飛劍來要去斬他，不意由東方猛身後邊的船上，飛起一道劍氣來，其中帶着五彩的光輝，要比自己的劍氣粗大了兩三倍，在空中互相抵擋，未及幾個轉折，便聽得聲如裂帛的一聲，魏熊兒的飛劍被斬為兩段，落在江心之中。將魏熊兒嚇的面如土色，方知道有能人隱被在背後，就想設法逃走，忽兒由官兵隊中搖出一隻小船，船頭站定一人，頭挽雙髻，前髮齊眉，後髮蓋肩，面如滿月，目似郎星，身穿半截道袍，下邊赤着雙足，笑嘻嘻的先將劍氣收回，因為己竟斬斷了一隻飛劍，不肯再使用，他收回之後，便叫魏熊兒上前答話，魏你兒一看，正是他素常最怕的燕南大俠燕穎兒，他如何敢再向前，便想逃走，穎兒已竟看出來，將口一張，飛出一道紅光，有碗口粗細，快似扯電，直奔魏熊兒的前胸，魏熊兒一游移之間，躲避不及，拍的一聲，正打在胸膛之上，打的他口吐鮮血，噁呀了一聲，一個筋斗栽倒江中，幸而是魏熊兒邊穿着鎧甲，將護心銅鏡打了個粉碎，若是別人這一寶珠的彈子，如何撐受得了，早就嗚呼哀哉了。魏熊兒倒了水中，咬牙支持，借起水道逃走，這裡剩下的賊船見後邊的船是悟塵和尚同着展翼雲及江氏弟兄，追趕上來，前後全是敵兵，無處逃走，而且魏熊兒被紅光打落江心，不知生死，賊人們嚇的胆裂魂飛，連動也不敢動，東方猛文彖二人，向前將所有的船隻全都收服，一個逃走的也沒有，隨後悟塵等趕到，與穎兒會面，原來穎兒等率領陸師，趁飛天夜叉魏熊兒率領大隊水師正在江面上鏖戰的時候，急令東方猛文彖劉玉瓏凌霄四人領着先鋒隊一萬人，進取長壽城池，走到半路上，便與船人過度流星蔡化，野鷄童子毛二

飛相想 兩軍還沒有排成陣式 早就看見兩桿大旗 左邊那一桿是完全黑色 中間用黃色  
絲綫鈎邊 鈎出一個貔貅 右邊那一桿是杏黃色的 正中間用黑色絲綫鈎邊 鈎出一隻肋  
生雙翅的飛虎 知道是又遇上那兩位神力無敵的先鋒官 他兩個一商議 不如回去保守城  
池 遂不敢交鋒 卽行撤退 燕顯兒看見賊人不戰自退 恐怕他施行奸計 暗設埋伏 便  
令凌霄率三千人馬繞出左方 劉玉璫率三千人繞出右方 若聽見中路上有號砲聲響 立時  
向中路上救應 若是聽不見砲聲 大家一齊到長壽城下會齊 二人點齊人馬 分路去了  
顯兒同着東方猛文多率領着四千人馬 還有貔貅飛虎兩隊 順着中間大道 一直的追赶上  
去 一路之上 並無阻攔 追到長壽縣的城下 看見賊人都退入城中 城門緊閉 登城把  
守 顯兒知道賊人已覺胆怯 等候三路人馬到齊 看長壽的南門 對着江岸 令凌霄前去  
攻打南門 又見大江之中的檣桅林立 知道賊人的水師沒有全出去 留下的還不少 遂令  
劉玉璫埋伏在江岸的一旁 若水師上岸去攻打凌霄的背後時 便分出一半人馬接應凌霄  
遮斷賊人水師回船的歸路 那一半人馬同時到江岸去搶賊人的船隻 擄獲過來的船 都靠  
在江岸一旁 聽候命令 若有向上下游逃走的 卽時用使火箭火槍 放火燒他的船 猶其  
注意 真使他向下游逃去 又令東方猛攻打東門 文多攻打北門 留出西門 放賊人向上  
邊逃走的道路 四人得令 分頭前去攻打 顯兒隨着劉玉璫暗伏在靠江岸的一溜土崗後邊  
回道之中 在江面上 一點也看不見裡邊有人埋伏 就是在城牆上邊 也看不見回道之  
中有人 靠城牆這邊 還有許多樹木遮蔽着 更看不清楚 大家準備妥當 點起一聲號砲



三路八馬一齊進攻。過渡流星蔡化，野鷄童子毛二飛，同着城裡留下的大小賊將，一齊登城，拚命的防守。蔡化看見東北兩門全是勁敵，南門上的將官不大認識，遂與毛二飛計議，派人出城向水師求救。水師上岸之後，城裡便開門出戰，前後挾攻擊，一定可以將南門這路人馬擊退。然後繞道再向東門的那枝人馬襲擊。城中也開門接應。東門外的將官雖勇，若將他的隊伍擊潰，就剩下他一員勇將，也毫無如何了。東南兩路打退之後，北門則可不戰自退矣。毛二飛聽罷，大喜道：「此計甚妙，即時派人由西門出去，繞道與水師送信。賊人的水師，接到書信，便整頓全師，一齊上岸。原來水師的人，在船上住久了，都願意上岸去跑跑，而且並沒有總指揮的將官，一齊全都要前去。一其約湊起一兩萬人來，但是其中並沒有甚麼大不得了的人物，如同烏合之衆一樣。其中的精銳，又被魏熊兒帶到前邊去了。這理剩下的亂七八糟的人，蜂擁上岸，吶喊一聲，向官兵背後撲來。前邊的已竟接戰，後邊的還哩哩啦啦由船上向岸邊慢慢的走。城裡毛二飛，看水師已竟上來，遂將南門開放，也殺將出來。凌霄腹背受敵，正在分兵抵擋，猛聽岸邊賊人一陣大亂，原來劉玉瓏率領着一枝縱隊，向着賊人水師橫穿過去。凌霄看見後邊來的水師，全都亂無秩序，又經劉玉瓏這一衝，前邊的也向後跑。他遂不向後顧，直對着城裡出來的賊人對戰。毛二飛方要備馬向前猛攻，只見江中的船隻攪亂成一團，知道又出了毛病。方一遲疑，官兵隊中出來一員步將，蹤跳如飛，轉眼殺到他的面前。不意之間，一口短劍向頭頂上飛來。毛二飛即用雙刀夾架，並未留神。那人左手還拿着一根短鐵棍子，盤在肘後，他的双刀十

交叉 向上一舉 閃出腰間老大的一个漏孔 被人家一翻腕子 繞的一鐵棍子 他驟閃  
字不及 只得向前一催馬 跟着向前一伏身 一個後骨在馬鞍子上擡起來老高 的一拍聲  
一鐵棍子正橫掃在屁股上肉厚的地方 打的傷雖然不重 一個吊毛兒的筋斗 由馬上摔將  
下來 幸而他身體矮小 十分的靈便 到了地下 就跳起來 凌霄趕過來 二人便交手對  
戰 毛二飛步下的功夫 雖然不弱 一者他穿着一身騎馬的長甲 二者如何敵的了凌霄會  
的乘功夫的人 未走十幾個照面 那一口短劍 直向頸項附近轉 一枝鐵笛 也向着要害  
上穴道上直點 有幾次幾乎點上 鬧的毛二飛竟顧招架 也還手忙脚亂 那裡還能够再  
回手攻人 實在支持不住 漸漸的向後退走 眼看着快退到城門口了 忽聽得城中大亂不  
止 正自驚疑 忽有人自城裡出來報說 東北兩門皆被官兵打破 蔡教總已領兵向西門退  
走了 毛二飛一聽 知道又壞了事 不敢再行進城 即向西方退去 凌霄不知何故 見他  
不向城裡退 反向西方退了 也不追赶 趁城門未關 急來搶奪城門 到了城裡 方知道  
東方猛文多二人 全進了城 賊人已竟由西門都逃出去了 東方猛率領三千人馬 向西追  
趕 其餘的在城裡整頓一切 凌霄見城中已無事 率領本部人馬 翻身又出南門 前去  
接應劉玉璫 到了江岸上一看 也都料定 賊人的水師 被截住回不到船上的 全都徒步  
向西逃走 江岸上的賊船都撈獲 正在處理之中 燕穎兒留下劉玉璫在江岸辦理 他自己  
進了長壽縣城 令文多出示安民 等東方猛追了賊人一程 也回到城中 燕穎兒使令凌霄  
劉玉璫二人守城 他自己同委東方猛文多兩個人 率領三千兵士 徒步上船 順流而下

想去襲擊魏熊兒的背後，不意走至中途，便遇見他敗殘的船隻，回了回來，正好截其歸路。顯兒想魏熊兒兇惡異常，屢次漏網，不如及早將他除去，遂把他的仙劍斬斷，放出赤珠，將他打落江中。那知道又被他借水遁逃走了，只得先將目前的賊船收服，等候後面悟塵等追趕到了。大家會面一齊轉回長壽，到了驛站，水陸大兵同都趕到，連欽差岳青峯領着中軍大隊，也都趕到長壽，令各軍的兵士一齊駐紮在城外，請各將當晚即開會，商議進行的辦法。燕顯兒說道：「賊人的水師，始如全滅，魏熊兒也受了重傷，雖有陸師甚為有限，我們不可停頓，趁着他根據空虛，我們應當迅速進攻，城都方面，雖然有救兵能來，並且他也可以向四外調集隊伍，但是在這一時之間，定然是來不及了。即况賊人又是新敗之餘，銳氣挫折，聞風喪胆，急速進兵，取之易如反掌，一鼓可以蕩平。」岳青峯聽了大喜，立時將陸師都交給燕顯兒彭振國二人率領，即時出發。由江北岸行進，先取根地對岸的那座江北縣，佔領幾個小縣城，表面上看沒有甚麼緊要，殊不知其實已截斷，向城都的連絡線。根據雖然駐有重兵，若將江北縣一失，也就動轉受制了。岳青峯同悟塵白道源，並帶了許雲城王雲峯周雲鳳燕雲小四人，一同上船，跟着水師前進，省城完全就在一座山上，城裡邊的街道房屋，一層比一層高，地面上全是石塊，土質甚薄，所以樹木很少，又佔住一個三江口的三叉裡邊，兩邊都緊靠着江岸，南面就是大江的上游，再往下走，就到瀘江。北面上就是嘉陵江，若往北走，由東邊順嘉陵江到順慶，可到蘭中，由西邊順涪江過涪州，可到綿陽，若走旱路的大道，往西道達城都，所以這根地是該處中心，四通八達。

一個要點 但是被兩道江挾在中省 又在了一座山上 限於地勢 城裡地面並不甚大 而且高低不平 至於江北縣城池更小 不過對岸 正把在江北大道的重要路口上 靠東邊有很大的岩穴很多 江北縣的城 倚着這座大山 要把着江岸所佔的地勢 也很險要 單說的是官兵陸師方面 仍由東方猛文多凌霄劉玉瓏西人為先鋒 率領着一萬大兵 順大道往西前進 一邊走着 一邊與大江中的水師連絡 離着塗山不遠 忽由探馬報告 說在塗山的東麓一帶 正截着要道口上 有賊人紮的許多旌旗 水師方面 也得着報告 說在塗山的下面大江之中 發現出賊人的戰船 水師即刻下令停止前進 就着北岸水流緩的地方 盤結成一座水寨 可以與岸上連絡 陸軍也選定地形 接迎着立成堡壘 當日天色已晚 雙方各自警戒 到了次日天明 燕穎兒彭振國同着諸將 只出了先鋒隊的一萬人 往前偵察賊人的情形 但見賊人並未設立營寨 他就着塗山的山勢 向要路口上 插着許多的旗幟 看不見賊人有多少兵 探不出他的虛實來 因為他的兵 全住在塗山的岩穴洞壑之中 變排的非常巧妙 本來這塗山由下往上 沿着盤道的石壁 一層一層的 都是些個山窟窿 他若不插着旗幟 簡直的看不出有上住的人來 穎兒看罷 便對彭振國及諸將說道 這個賊人非好狡猾 如此佈置 令人難測 大家須要注意 不可輕信 說罷 向諸將看了一遍 即令凌霄劉玉瓏率領五千人馬 前去挑戰 不可深入 又令東方猛文多二人 率領五千人馬 隨後接應 初次試探賊人 他若退却 便收兵回來 不可追趕上山 四人得令



前邊山坡上躺着一個人。他跑過去一看，不由的呼叫起來。大家都趕過仔細觀看，都吃了一驚。原來山坡上躺的，正是水師都教總飛天交又魏熊兒。只見他二目緊閉，面如白紙，嘴腳旁邊帶着許多的血跡。全身的衣甲水淋淋的，也都不整齊了。大家以爲他已竟死那裡去了。蔡化還心細一點，仔細再行查看，微微的還有一絲的生氣。蔡化遂設法去挽救，叫了半晌，魏熊兒方悠悠的醒轉過來。大家詢問都教總爲何落到這步天地，魏熊兒長嘆一聲，便將受了穎兒的彈傷，將護心鏡打破，墜落水中，想借水道逃走。那知道受的傷很重，走到此處，實在是支持不住，走不動了。墜落下來，昏將過去。幸遇大家相救，不然，性命難保。說着，又吐了兩口鮮血。魏熊兒叫人取了一點水來，由自己衣襟之下，掏出一粒丸藥，吞將下去。過了一刻，稍好一點，站起身來，道：「我也沒有面目回去拜見教主。我想由此到西方去拜見師父，多請幾個能人來替報仇。請你們去見了教主，代達我這番意思，便了。蔡化等還想挽留，魏熊兒搖頭道：『我此去日子不多，必然回來，就連我的師父，也與他們武當門下有仇。』我去請他，一定會來的。而且我回去還要將劍煉好了再出來。」說着，向蔡化等要了一身尋常人的衣服，更換妥當，向大眾告辭，駕起土遁，直往西方去了。蔡化等嗟嘆了一回，也帶着殘兵敗將，直往根地而來。到了塗山下邊，便遇見這羣賊兵，合在一處。水師的人，由截江鬼張靜撒頭鬼鄒正雄二人，率領着渡江，與賊人新來的師水，檣合來的這些新兵，是那教主子定一派魏熊兒走了之後，仍然不放心，恐怕這個極重要

的根地有了失閃，不能保守，所以又派帳下的兩員大將，調集了些個陸水師的人馬船隻，又趕下來，打發令他們在前邊竭力保持，于定一自己隨後，也就起大兵前來一決勝負。可恨的這兩個，都學于定一手下超等的人物，陸師中的這個，姓郎，名師道，綽號人稱「西堂官」，水師裡的那個，姓尤，名通，綽號人稱烏則魚，兩個人各有各的本領，不但是武藝超羣，而且都會點子小術。于定一令他們各率水陸師一萬，並且看機會接應魏能兒。郎師道尤通二人，調齊人馬船隻，趕到此處，尚無暇到前邊去接應魏能兒，已竟鬧了個全軍覆沒。郎師道看江北縣的地形甚為重要，所以將陸師調到北岸，令衆兵士全都住在塗山的山窟窿裡邊，把城池交給尤通把守。尤通便將水師駐紮在沿岸，遂將江面以及兩岸把守了個十分嚴密。這一天官兵的陸師趕到塗山下邊，郎師道同着蔡化毛二飛點了三千人馬殺下山來，兩軍擺好陣式，只見由官兵隊中飛出一將生的面如冠玉，鳳目劍眉，頭戴束髮金冠，雙插雉尾，身穿連環金甲，大紅戰袍，坐下赤炭火龍駒，手執雙槍，如同一朵紅雲，湧出陣來。那一種威風，恰似當年的人中呂布，馬下赤兔一轂。郎師道看了半晌，不由的讚了一聲。毛二虎說道：此人便是船兵中有名的勇將，八臂哪吒劉玉璫。郎師道方要自己出馬，旁邊閃出一員戰將，頭戴熟銅象鼻子盔，身穿熟銅大葉甲，坐下匹海驢馬，手使一條青銅狼牙棒，生的面如姜黃，細眉毛，豆子眼，兩腮無肉，尖尖的一張嘴，郎師道一看，原來是自己手下的分勢總，也是有名的一員勇將，姓胡名立，綽號人稱沒毛虎。當時沒毛虎胡立

上前討令說道 末將不才 願往擒這個小白臉 獻於麾下 郎師道吩咐 要多加小心

胡立答應一聲 催馬提棒 直奔陣前 劉玉璫挺槍擋住了去路 二人各自通了名姓 胡立

不管好歹 掄起狼牙棒使了個泰山壓頂 向下便打 劉玉璫看他來的兇猛 將馬向左一跨

擋 身體一歪 躲過狼牙棒 右手的槍 向他肘下一崩 左手的槍 同時使一個葉底藏花

直向他膈肢窩裡刺來 胡立一看 雙槍齊下來的利害 拚命的在馬上一扭腰 單手將棒

收回 立着向外一撥 方將劉玉璫左手槍撥出去 那知道玉璫右手向上崩的那一槍 就

勢平着向外一推 直奔他右耳朵下邊的頸項上刺來 胡立急忙一偏腦袋 將狼牙棒由下向

上一掄 將玉璫右手的槍架出去 他左手的槍一翻腕子 又向胡立的右肋刺來 胡立無法

招架 只得將馬一磕 跳將出去 他使着一條又重又笨的狼牙棒 如何能敵的了劉玉璫

婉轉靈活的雙槍 未戰兩三個回合 早被劉玉璫一槍 將胡立刺於馬下 郎師道一見 頭

一陣便折了銳氣 不由的大怒 也不再等別人 硬由馬上跳下來 一手拿着銅牌 一手拿

着寶劍 飛步出陣 劉玉璫一看 賊陣上出來一員步騎 遂立馬橫槍 等他到了跟前 喝道

來將通名受死 郎師道通了名姓 二人一個馬上 一個步下 交起鋒來 劉玉璫雖在馬

下使動雙槍 一連倏倏的幾槍 不容郎師道還手 弄的郎師道前遮後攔 左碰右跳 手

忙脚亂了一陣 心想此人果然槍法高強 苦時刻一久 恐怕我要吃虧 不如早給他一個利

嘴 打發他回去 遂將身體一矮 劍花一變 專對着劉玉璫的槍上找來 玉璫是看着他惟



有使的這面小銅牌特別，其餘的一口寶劍，又是短兵器。那裡放在心上，不意稍一疎忽，聽得倉郎一聲，被他的寶劍將銀槍削斷了一枝。郎師道也非常的利害，趁着玉龍一怔之間，將寶劍一順，一個撥草尋蛇，向玉龍前刺來。玉龍躲閃不及，只得用左手的槍，在他的劍上一攪，就勢向他一刺。郎師道向旁邊一閃，一翻腦子，將槍向下一蓋，倉郎一聲，又被削斷。兩條槍全都斷了，喊聲不好，撥馬便走。郎師道那裡肯放鬆一點，一個箭步，趕將去。方要動手，就覺着旁邊飛過一道黑影，照准他身旁就刺。正是

莫待目前一劍勇，未知事後幾人存。

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武當劍俠傳卷十三集終

